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一總論　二胚胎時代　三全盛時代　四儒學統一時代　五老學時代　六佛學時代　七儒佛混合時代　八衰落時代　九復興時代　十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十一地理上之關係上（國內地理）　十二地理上之關係下（國外地理）　十三政治上之關係　十四文學上之關係　十五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十六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爲最廣。猶不過一百十二兆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糅雜殊甚。中國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爲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

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尙書。已起于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夏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韋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尙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尙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眞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梭格拉底亞里士多德諸賢。然安能及我先秦諸子。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

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燄之何以湓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眞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旣如此其博大而深賾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篳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

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蘖。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群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恒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統一者謂全國民之精神非謂禁斥異端之謂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驢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緯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較聰慧皆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各遼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剌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鑠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省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于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寖昌寖熾遂徧大陸太古之

事。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胚胎時代
- 第一黃帝時代
- 第二夏禹時代
- 第三周初時代
-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頓。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

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述。其稱傳自神禹。必非盡誣。）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儒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一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一由過崇敬古。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群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蠻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爲古聖人豈當有此。皆有所蔽而生迷因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幷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搆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

八

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爲群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敝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敎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騭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書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爲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确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群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

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群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爲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顧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諡。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寧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覩。然安可以責諸古代。當遂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尙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强。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

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為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為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為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為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法老。猶太之祭司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羅門為首。刹利次之。刹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為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

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蓋以爲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歷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天之曆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發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有陰陽家。數術略有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愼之流。皆以司祝之官爲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群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爲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讖緯亦然。緯書之爲眞僞。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代。而爲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爲學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輶軒所采若書。若春

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爲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學術思想（天人相與）
- （一）祝官（天事）
  - （甲）司祀之祝
  - （乙）司曆之祝
    - （子）曆象家（即天文學）
    - （丑）歷數學（即陰陽家）
    - （寅）占驗家（方術之言）
- （二）史官（人事）
  - （甲）志事的史家（儒家之祖）
  - （乙）推理的史家（道家之祖）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毉。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瞽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爲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 Castes（印度分人爲四種。最上者稱婆羅門。其次爲刹利。其次爲毘舍。最下者爲首頭陀。不許互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 Estates（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爲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志全本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義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工商有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爲氏如祝氏史氏樂正氏倉氏庾氏等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爲然。即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爲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爲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　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搢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羣進化之公例。必由行國進而爲居國。由漁獵進而爲畜牧。由畜牧進而爲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尚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周以前尚未盡成居國成農國也。）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周禮也。威儀

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偪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　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凡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幷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　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　周室之勢

二

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　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眾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奸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篇）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四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　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剌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交際何心之義。最為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據。大國欲籠絡小國以自雄。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鴟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為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

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于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　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　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

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　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啓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

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

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一儒家　二道家　三陰陽家　四法家　五名家　六墨家　七從橫家　八雜家　九農家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　二儒家　三墨家　四名家　五法家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為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囂魏牟　二陳仲史鰌　三墨翟宋鈃　四慎到田駢　五惠施鄧析　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一墨翟禽滑釐　二宋鈃尹文　三彭蒙田駢慎到　四關尹老聃　五莊周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秉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為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

八

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强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已者。實荀卿狹隘主義之敎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眞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旣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伎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敎三家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牼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駢愼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相近近于墨派也篇中一唱三嘆者惟孔墨老三家實能知學界之大勢也）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

足焉耳。今請据羣籍審覈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先秦學派

- (一)北派
  - (甲)鄒魯派(北派正宗)　孔子
    - 孟子
    - 荀卿及其他儒徒
  - (乙)齊派(北東派)
    - 管子
    - 鄒衍及其同派
  - (丙)秦晉派(北西派)
    - 申不害　商鞅　韓非
    - 李悝
  - (丁)宋鄭派(北南派)
    - 墨翟　宋牼及其他墨徒
    - 鄧析　惠施及其同派
- (二)南派
  - (南派正宗)—老子
    - 莊子　列子　及其他老徒
    - 楊朱
  - (南派支流)
    - 許行
    - 屈原

(此節未完)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續第四號）

欲知先秦學派之眞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爲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爲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

二

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爲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南派崇虛想
北派主力行（主動）	南派主無爲（主靜）
北派貴人事	南派貴出世
北派明政法	南派明哲理
北派重階級　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南派重平等　如莊子齊物。許行並耕之論。
北派重經驗	南派重創造
北派喜保守　孔子曰。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生法行不敢行	南派喜破壞　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北派主勉强　勉强者。節性也。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董子曰。勉强學問。勉强行道。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南派明自然　自然者。順性也。莊子山木之喻。渾沌竅之喻。皆其義也。

北派畏天（孔子曰畏天命）　南派任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北派言排外　南派言無我

北派貴自強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阨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揶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

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貢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闢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一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一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章）今爲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四

孔學

- **小康一派** 春秋據亂世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前傳者爲荀卿。而李克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道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鼂錯。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 **大同一派** 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於孔子也。此派爲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 **天人相與一派**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謂陰陽家者。此派之流裔也。以緯書爲論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 **心性一派** 世子（碩）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閱千餘年後。衍爲宋明學。
- **考證一派** 孔子祖述憲章。徵夏禮殷禮於杞宋。讀易韋編三絕。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驗崇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興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爲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盛於本朝乾嘉間。

三、宗

記纂一派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邱明採國語以為之傳。蓋孔學重先例。故史學之興。亦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紹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敎也。

老學

哲理一派

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盛於魏晉間。

厭世一派

凡游心空理者。必厭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逸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權謀一派

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為老學入世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於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韓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盛于戰國之末矣。

縱樂一派

楊朱傳之。數千年來。日盛一日。

神祕一派

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言必有所授焉。後衍為神仙方術家言。盛於秦漢。復為符籙丹鼎之學。盛於漢末三國六朝。

墨學

兼愛一派

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為鉅子。宋牼尹文。以禁攻寢兵為務。皆此學之感化也。戰國之末。祖述之者極盛。

游俠一派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衍為游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名理一派

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論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言相應。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所及。指其之所在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illegible]時代[illegible]也。法家言。[illegible]以管子[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宗。及其末流而日大殊焉。名家言最發達。[illegible]三家[illegible]為大國。終有獨立之姿。而三家[illegible]北方。[illegible]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illegible]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為法家。世界觀衍為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鐵官鹽鹺。內治修度。一「法治國」Rechtssta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裔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騶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

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哲學推演之術。古今諸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鄒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鄒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種得。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illegible]擇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illegible]

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强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西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强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起于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眞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爲老子之徒見莊子）楊氏之爲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

八

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爲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爲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繼襲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相類。而亦不盡同。社會主義者。謂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 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爲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鄰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 保民牧民。皆干涉也。 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者也。 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

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蘭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比斯麥。干涉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〇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也。但墨主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憫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遝。其文句之連犿俶佹。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爲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闖三閭之蹤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採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所謂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人姓氏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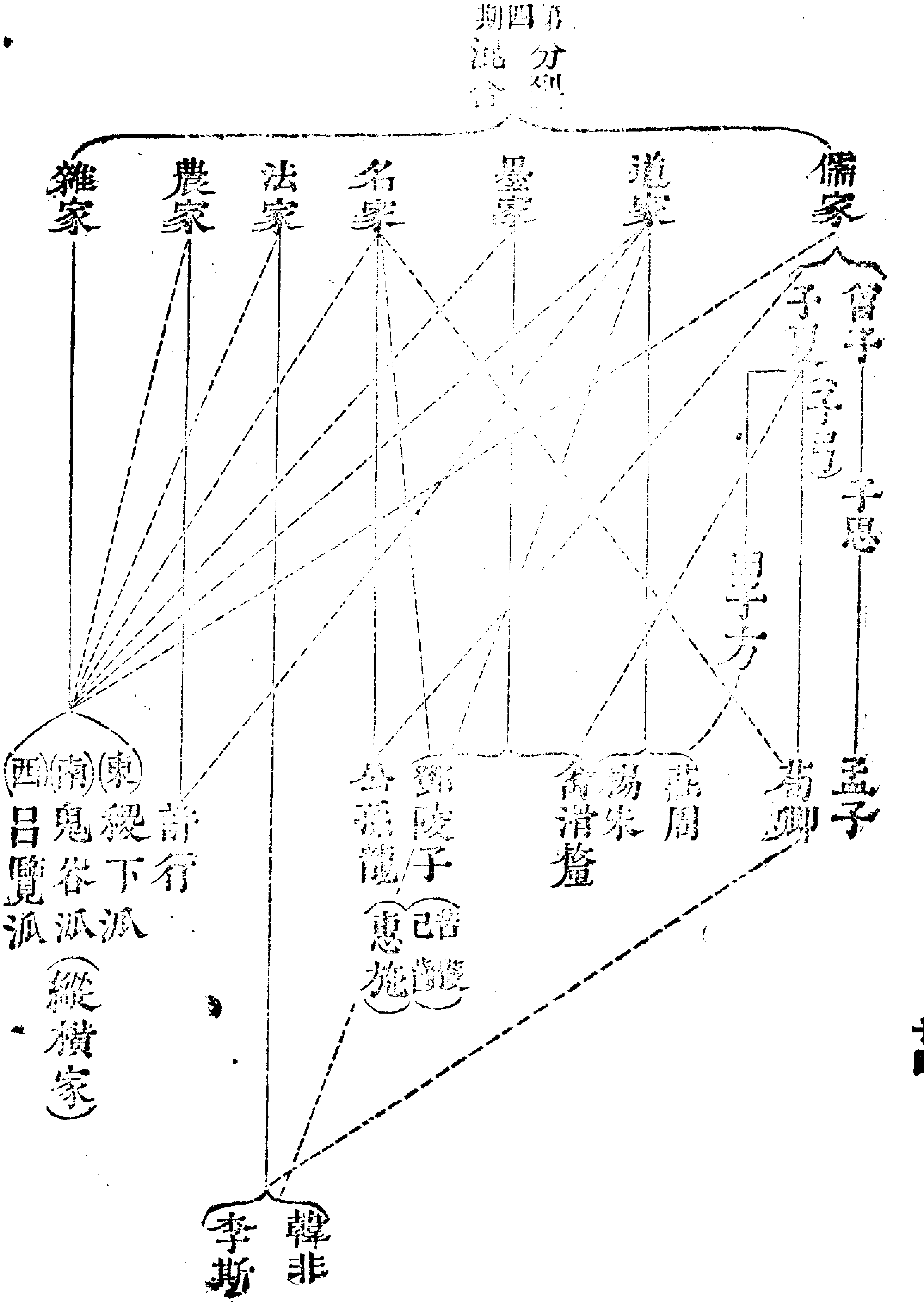
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孟荀傳）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搆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徒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爲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爲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

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

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治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髡衍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贍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期	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期	三宗	孔學	
		老學	
		墨學	
第三期	六家	儒家	北派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道家	南派


第四期
分裂
混合
儒家
道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農家
雜家
曾子
子思
孟子
子夏
(子弓)
田子方
荀卿
莊周
楊朱
禽滑釐
鄧陵子
(晉)
(已齒)
公孫龍
惠施
許行
(東)稷下派
(南)鬼谷派
(西)呂覽派
(縱橫家)
韓非
李斯

十四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爲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爲扁鵲。其術能見五藏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地動儀）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命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霸諸侯。旣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尙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爲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爲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爲解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蓋

為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

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家亦皆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徧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　老子　墨子　管子戰國時人纂集　晏子戰國時人纂集漢志列於儒家　孟子　荀卿　關尹子

列子或云依託　莊子　慎子　文子採集本或云依託　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其書今採集本或云依託　商君

韓非子　公孫龍子　尉繚子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　尸子名佼晉人商君師之其書今採集本　申子採集本　鬼谷

子或云依託　鄧析子採集本　尹文子　惠子採集本　楚辭　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採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錄

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　景子三

篇漢志原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　公孫尼子

二十八篇　芈子十八篇名嬰　甯越一篇　公孫固一篇　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難墨子

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 以上儒家者流 蜎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 老萊子十四篇（楚人） 黔婁子四篇（原注云齊隱士） 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原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 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同別錄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鄒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檮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鄒奭始終書） 閭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時在南公前南公稱之） 以上陰陽家者流 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悝相魏文侯） 處子九篇 以上法家者流 毛公九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 以上名家者流 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云墨翟弟子） 以上墨家者流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煖二篇（原注為燕將） 以上縱橫家者流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 以上雜家者流 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原注云六國時） 以上農家者流 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圖四卷顏注孫臏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

四十八篇 范蠡二篇 大夫種二篇 李子十篇 鼂錯三篇 兒良一篇（六國時）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 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圖十卷名無忌） 以上兵書略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 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囂（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公子牟疑即是人） 陳仲（同上又見孟子） 史鰌（同上論語作史魚） 宋鈃（同上又見莊子天下篇孟子作宋牼） 彭蒙（見莊子天下篇） 許行（見孟子） 告子（見孟子儒家也） 楊朱（見孟子、莊子、列子有楊朱篇其學說） 子莫（見孟子執楊墨之中者） 淳于髡（見孟子、史記云、博聞強記學無所主） 接子（見史記齊人） 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或云即漢志之蜎子） 劇子、（見史記） 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即漢志之芋子也） 秉（見莊子。莊子謂惠施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秉也。待考。） 白圭、 計然（俱見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顯於漢志者

綜上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賾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瓌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噫、烏克有此噫、烏克有此

（本論第三章第二節完第三節以下續登）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爲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報章之文。率爾操觚也。又其言太長。登諸報中。動彌數月。恐聽者惟恐臥矣。以此二障。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

著者附識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

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儞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你尼之學。以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闍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 Thales 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 Herakleito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頡利圖 Demokritos 倡阿屯論即莫破質點之說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k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 Antisthune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

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Zenor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鳩魯Epikuros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Arkesilaos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値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學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殽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獨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恒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 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爲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

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 Free Trade（孟子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藏諸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學史。搜集前哲所論。以與泰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眞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為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視。）至就全

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為螺線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為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纍纍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為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為益為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

國之言也。語其短。[illegible]數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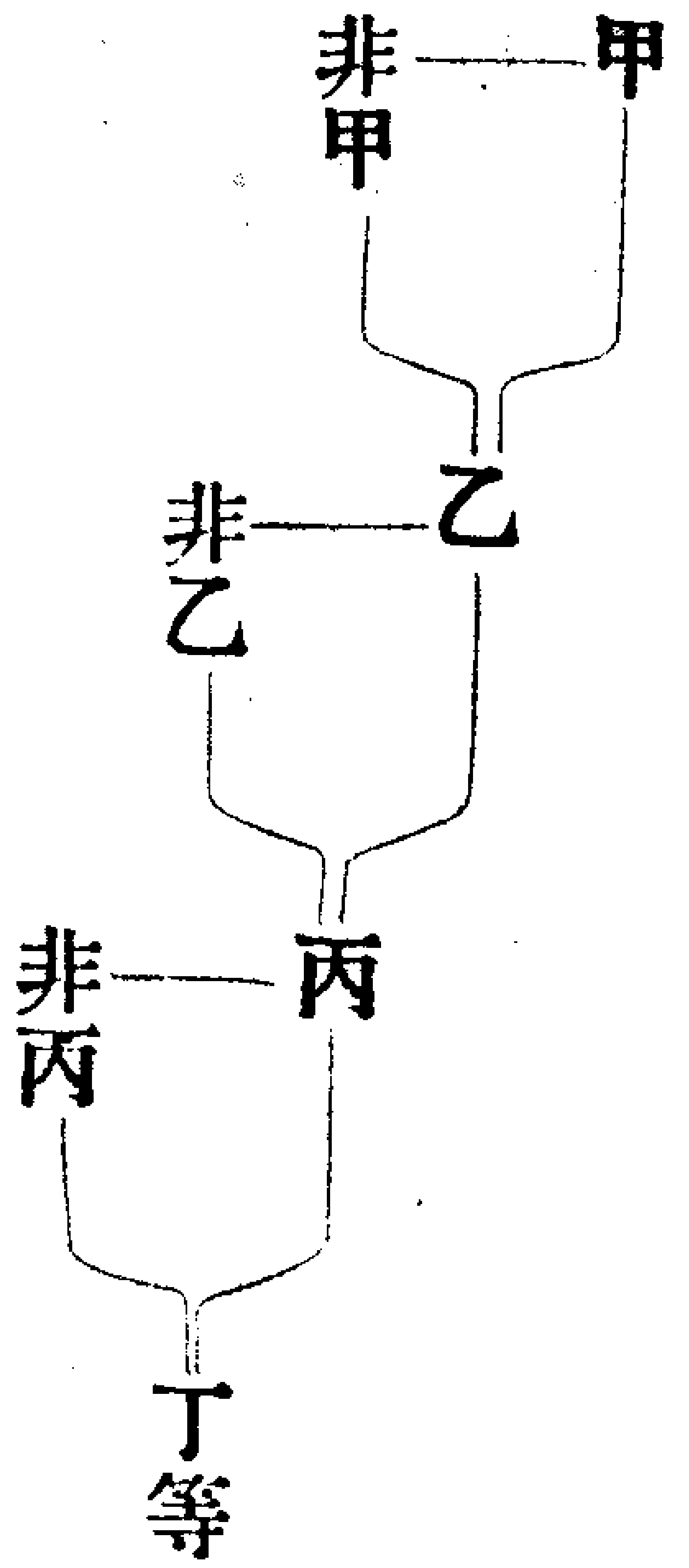
一曰論理 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爲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法。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爲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眞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馬等名學之詞句。諸子所通稱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荀莊韓書中。亦往往援爲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土。試舉一二爲例。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夫爲我何故與無君同物。兼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一以論理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斷皆相反。終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於對待求眞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中略）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望之極似循環論法。然究其極際。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胥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徧舉也。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寥廓而不定。他無論矣。坐此之故。譬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

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 Language Grammar 之教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賛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恒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而物理之繁賾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玆學固已大闢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

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即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

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青於藍，氷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眞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殽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羣言殽亂衷諸聖。此謂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所謂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羣言，則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睹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

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第一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眞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眞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寃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汚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眞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毋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毋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耶。梭格拉底被僇于雅典。僇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僇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

墨子之非儒。則摭其陳蔡烹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媿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阬之禍。豈待秦皇。轂中之人。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刬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强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

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噫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祝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亞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于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于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于亞矣。中國不然。守一先生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

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靑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窶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旣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敢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澌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與印度學派比較　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　著者附識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歸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眞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

二

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奬厲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賾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霸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薙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於此棼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幷之禍。重以秦皇焚阬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哤。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溲溺。及既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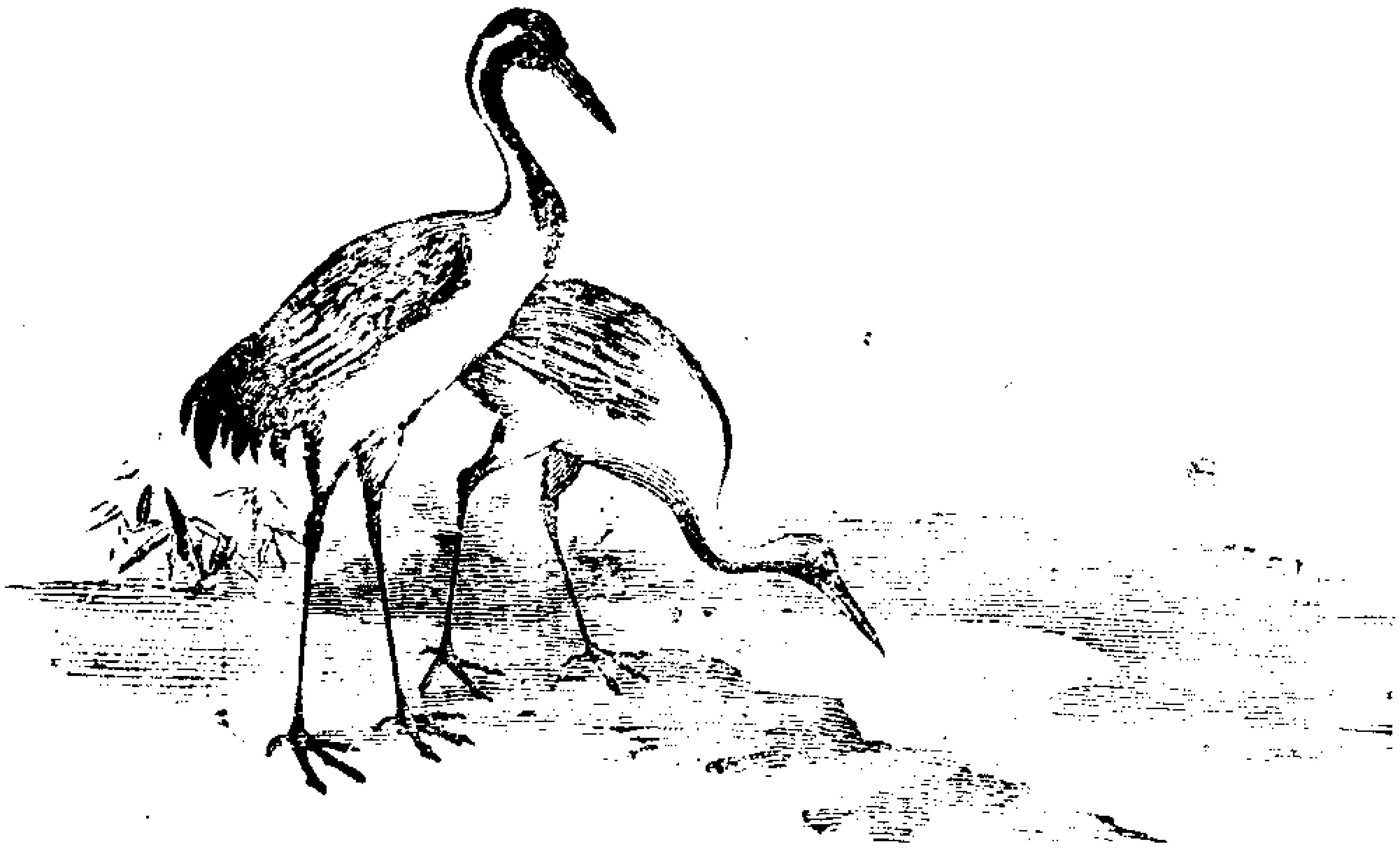
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答且飴則羣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彀英雄。淸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敎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復可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

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途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購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此章未完第二節以下下次續登）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續第九號)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萌芽時代 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爲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爲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爲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爲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爲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

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蚤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譁。引為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爲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眞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戰時代　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餘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爲一時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儒俠並稱。南海先生所著孔子改制考嘗彙鈔之。得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稱曹參爲齊悼惠王相。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爲言治道淸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悅。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家言也。黃生之事竇后。（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

二

其術。按竇后爲文帝后。文帝即位之年即冊立。而崩於武帝建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廷。天子寧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朝野。史稱老徒黃生與儒徒轅固生嘗辨難于帝前。竇后怒使轅固入圈刺豕。欲殺之。其束縛言論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云。天下方術之士多歸淮南。於是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云云。）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歸本於道家。班固譏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鼂錯用事。（史稱錯與雒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於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羊輩。欲行李悝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詰難。洋洋十數萬言。以視英國議院爭愛爾蘭自治案改正選舉法案者。其論辨之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爲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爲三小時期。第一期爲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爲一世所稱羨。尙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爲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絕。

矣。第二期爲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如竇太后文帝景帝等）相（如曹參汲黯等）以爲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燄驟揚。而詆儒爲虛僞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爲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武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爲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確立時代　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爲丞相。田蚡以帝舅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臧下吏。嬰蚡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爲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

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拜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遂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僞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爲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爲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燬甚易。其爲費也不貲。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況有君權潛爲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爲太師。視爲家法。晉人滅鄭。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爲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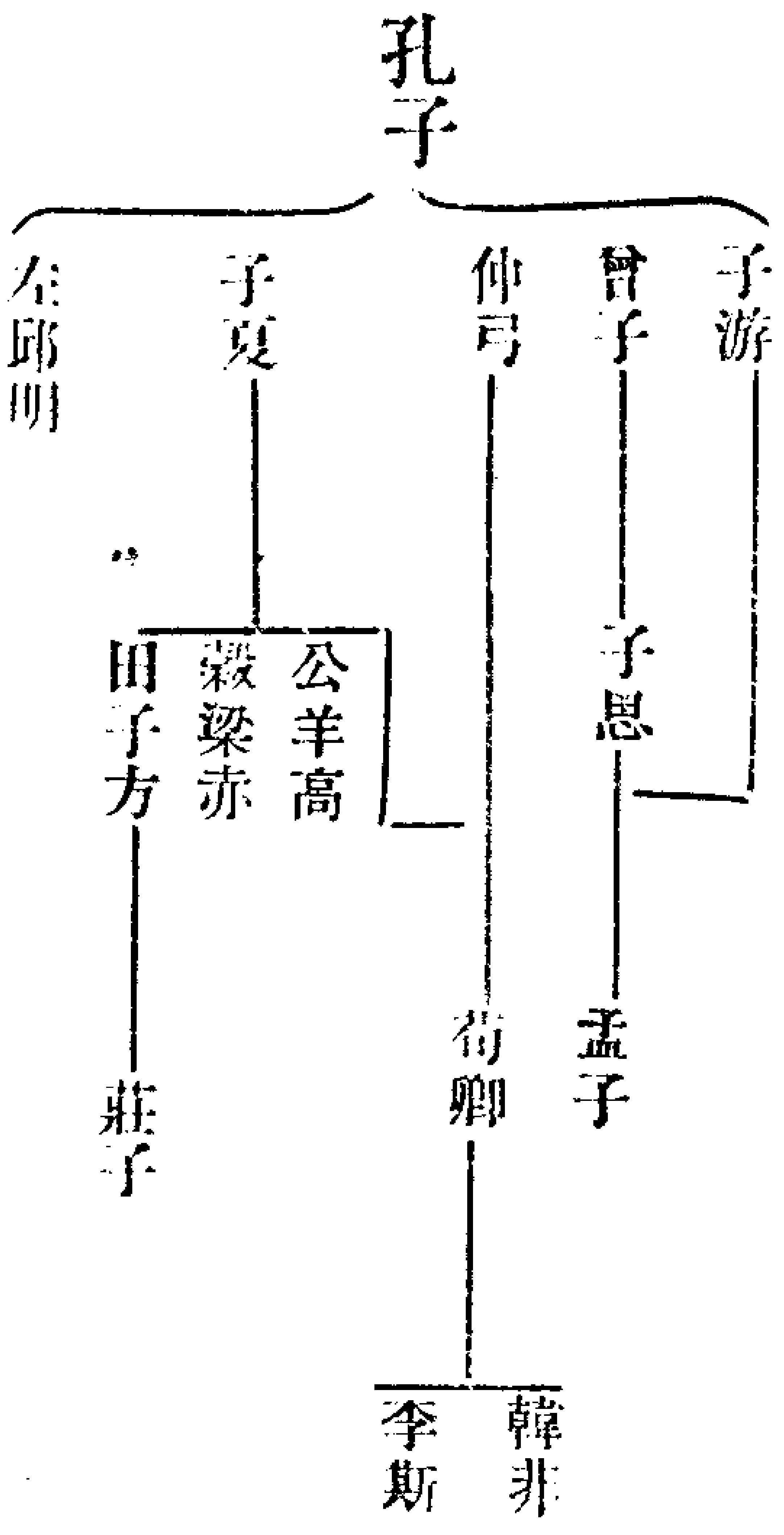
(五)極盛時代　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隷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

六

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用黑白定一尊以後。亦尚有如汲黯之治黃老。桑弘羊張湯之治刑法者。東漢則眞絕矣。（二）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自章帝以下。史皆稱其受經淵源。（三）西漢傳經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權壟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布諸民間者。學必盛。泰西古學復興時代。學權由教會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洼丹徒衆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弟子千餘人。曹曾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牟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諸如此者。不可枚舉。（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儒林傳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尚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爲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觀。其條葉蹐蔓。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表例說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一列子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爲子游所傳。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于子游也。一列仲弓於荀卿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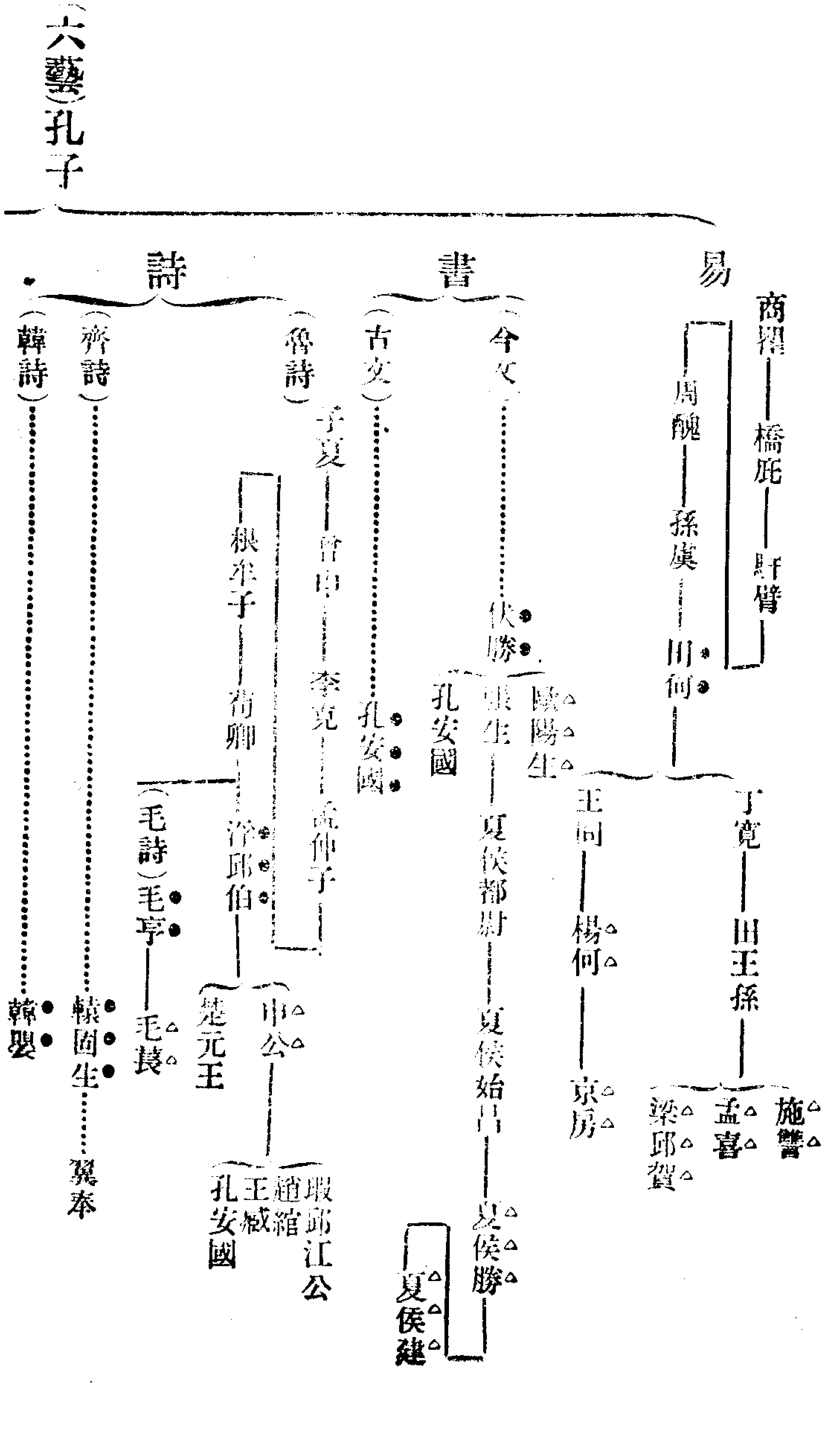
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也。禮孔子所雅言。為尋常人說法者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太平世當人人平等也。言小康者必言性惡。撥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於督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之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眞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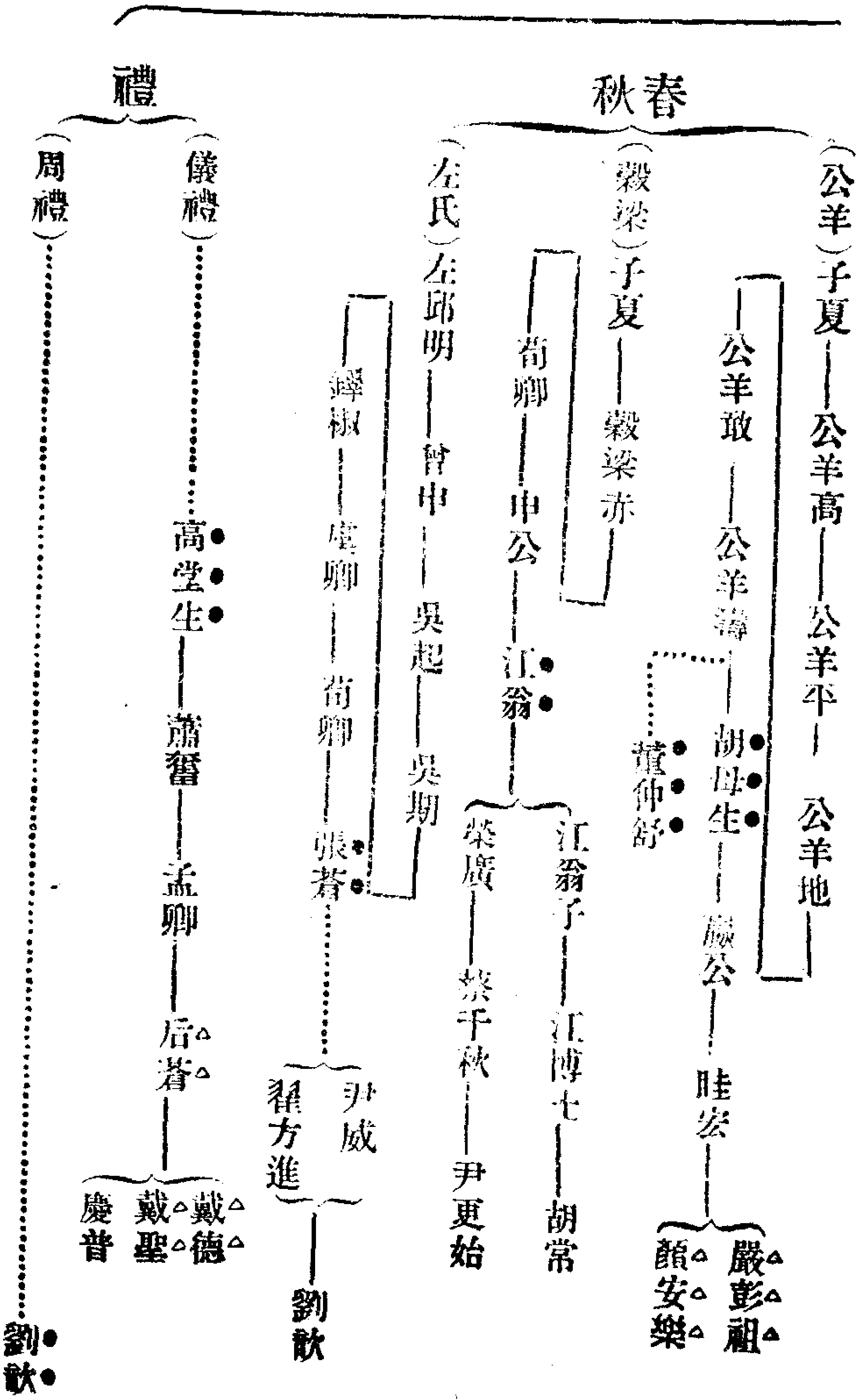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說經之儒

（二）著書之儒

（二）**說經之儒** 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爲識。傳授不明者。以……爲識。 一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眞僞非著者之責任。 一每經於漢初第一本師。旁施●●爲識。立於學官者。旁施△△爲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

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者。是西漢經術。其爲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爲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測定五經正義。皆爲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爲一表。

易	楊(何)	武帝時立	易皆今文 無古文
	施(讎)	宣帝時立	
	孟(喜)	同上	
	梁邱(賀)	同上	
	京(房)	元帝時立	

漢代羣經立於學官者之宗派

- 書
  - （今文）
    - 歐陽　武帝時立
    - 大夏侯（勝）　宣帝時立
    - 小夏侯（建）　同上
  - （古文）
    - 孔（安國）　平帝時立
- 詩
  - （今文）
    - 魯（申公）　武帝時立
    - 齊（轅固）　同
    - 韓（嬰）　同
  - （古文）
    - 毛（萇）　平帝時立
- 禮
  - （今文）
    - 后（蒼）　武帝時立
    - 大戴（德）　宣帝時立
    - 小戴（聖）　同
  - （古文）
    - 逸禮　平帝時立
    - 周官　未得立
- 春秋
  - （今文）
    - 公羊　武帝時立
    - 穀梁　元帝時立
    - 嚴（彭祖）東漢初立
    - 顏（安樂）同
      - 二家皆公羊支子出於胡毋生者也
  - （古文）
    - 左氏　平帝時立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爲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謚。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寧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鶂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慴。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

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十四)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福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指也及於末流寖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騶子讖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爲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造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德明）孔（穎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引之）之嚆矢買櫝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

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　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眞贋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爲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爲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爲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泰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爲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

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尙武之精神也龜筴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徧矣）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於董子。必有淵源矣。公羊傳屢引子司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夏曾佑。以為必史公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積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醇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云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乏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

學識不足以副之。摭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爲近矣。節信（王符）公理（仲長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爲學界放一綫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

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覘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爲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製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此章未完第四節續刊）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續第十二號）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犖犖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　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爲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爲進退士類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遂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爵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尚於東京。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於眞心與否。雖不敢言。雖然。流德斯。

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爲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取其小康之統言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尙名治至東京而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顧亭林亦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猶使之以名爲利』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爲「以名爲利」之一念所驅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寖成風俗則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爲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　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旨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後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顚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同左雄傳論）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爲

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人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其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弑逆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　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爲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爲合意之關係（即近於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政策之極軌也）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爲大戒夫以

壓制暴威為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爲君說法。而不爲民說法。其爲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然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行於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藉倚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已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爲大戒。猶可言也。寖假而要君亦爲大不敬矣。猶可言也。寖假而庶人議政。亦爲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異義。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視君寇讎之義。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言。皆所以限制暴威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於革命慘矣傷矣。且革命之後。後無所以限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國將何以立也。故徒殺虎殺一狼。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跡者。即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

政體是也。欲成郅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澤也。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誡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暢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極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因不得爲古人諱。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爲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專指小康）以爲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爲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軫益遒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爲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與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袞闕爲責任以淸君側爲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爲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　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事理至繁賾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强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爲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蠭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爲護耶教者之功耶爲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偉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爲此言讀者勿以爲吾欲攻孔子以爲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

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眞。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爲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全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摭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爲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爲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所以爲聖。而吾所頂禮讚歎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騃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袁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敝。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三章完）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爲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遁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吾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争門戶。所謂『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 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飫。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群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恒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恐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襲。亦無孑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厨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騈首闕下。若屠豬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

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讖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爲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禱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 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尙。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百年。開其宗者。實爲何晏王弼。晋書王衍傳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嵇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衞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又王僧虔傳。引其戒子書云。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

所說。而便執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閣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壼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傳爲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其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遠過之。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爲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旣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爲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黠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爲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　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敎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以行其敎』（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此實數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隱栝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

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欒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談益播。（後蜀彭曉序參同契云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夏右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此派之說。其在前者。又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眞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游戲塵寰。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外道。每欲速滅其軀殼。以享涅槃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保其軀殼。以享飛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爲軀殼所迷縛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重視軀殼所致也。耶教號稱重魂。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爲軀殼所迷亦至矣。宗教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責焉。）此爲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曰符籙派　符籙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所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云。「初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長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

角之術所自本也。按干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經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後爲孫策所殺。順帝時距孫策據江東。已七十餘年矣。同時張道陵亦託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爲眞人。奉爲天師。按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漢順帝時人。入蜀居鶴鳴山中造符書。爲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廷不能討。就拜魯爲漢寧太守。此張陵始末。見於傳記者也。後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爲天師。於是六朝以來。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眞敎。册贈天師爲太師。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沖和眞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有加號。晉秩至一品。明太祖時改爲二品。沿襲以至於今。幾與孔氏之衍聖公耶氏之敎皇等矣。豈不異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米道即張陵敎派之名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言遇仙人成公興授以大法。又遇太上老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處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師等名稱。實始於此。其後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於元魏世祖。乃遣使奉玉帛牲牢迎致焉。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云云。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言陶弘景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獻之。恩禮益厚。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敎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敎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彼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竊佛氏過去七佛之說。成住壞空四劫之論也。皆損益四阿含、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爲儒佛過渡時代。此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六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
及光武好之。其流愈盛。東京儒者。張衡郎顗。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揚厚等。亦班班焉。於
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諸術名義解俱見後漢書
方術列傳注恕不具引）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
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而也。其後郭璞著葬
書（此書四庫著錄或言依託璞名）注靑囊（此書今佚）為後世堪輿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
水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珞琭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以為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
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衞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靈臺祕苑（皆北周人）為
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宏景著相經。為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怪誕
之說。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為魏晉六朝間。為陷溺社會之罪惡
府可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最
盛。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

萬物」、揚朱「奚遑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爲尤甚焉。曾無雄奇進取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揚之毒餤使然也

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然曾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爲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苻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爲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爲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讀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爲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學術

本報學術門。論中國學術一篇。其語繁重。非一年不能印完。而第三章第四節題爲戰國學術與希臘學術比較 恐讀者於希臘哲學說。未窺涯涘。或致茫然。故先草此篇。以資參考。 又本論原有緒論一章。亦緣此理由。暫置于後。而以上古時代編先焉。讀者諒之篇中譯諸哲之名。其已見於嚴侯官天演論者。悉從之。其未見者乃自譯也。 著者識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上編 上古時代

第一章 總論希臘學術 (本論範圍專在哲學其他不具讀者亮之)

希臘者歐羅巴之母也。政治出於是。學術出於是。文學出於是。技藝出於是。乃至言語風俗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一不出於是。雖謂無希臘則無歐羅巴。非過言也。希臘學派。至繁極賾。而其目的皆以考萬物蕃化之現象。於其變遷無定中而推見其本體。以求其永遠不動之原理爲歸。故初期之哲學。皆天然哲學也。世界觀也。所謂伊阿尼亞派。所謂埃黎亞派。所謂畢達哥拉斯派。(並詳見下章) 其持論雖各異。其所向之鵠一也。異焉者不過其著眼之點而已。即甲派主實驗。乙派主推理。丙派執其中庸。所以有異同者在於

二

此。然諸家錯說。異論紛殽。其勢必趨於懷疑。懷疑派者。以爲眞理終非吾人所能識者也。何則。人之知識。緣感覺生。感覺者。不過吾意根之狀態。而非可以代表外物之本體者也。然則吾所謂眞理者。非絕對（絕對者。無對待也。如云絕對之眞理。即無假理以爲對待之謂也。）之眞理明矣。以此之故。復生出詭辯學派。謂吾人無論不能知眞理也。即知之。亦非可告語於他人。此希臘胚胎時代學派之概略也。梭格拉底出。反對此等懷疑論。以爲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覺而已。而實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雖然。梭氏專言倫理之原理。而未及純正哲學。雖以止於至善立教。而其所謂至善者。言之未瞭。故及其沒也。其弟子互爭此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而皆自以爲師說。故有所謂主樂派者。有所謂非樂派者。（按楊氏近主樂派。墨氏近非樂派。墨子有非樂篇。樂者樂也。）及其高弟柏拉圖出。始倡性理論以調和之。所謂觀念派者是也。與柏拉圖之觀念論並興者。德謨吉來圖之阿屯論也。柏氏爲梭氏高弟。故其學注重人事之現象。以倫理爲最要問題。是梭氏之遺傳也。德謨雖與同時。然未嘗一到雅典。未一受梭聖之摩頂。故其學注重天然現象。以根塵爲最要問題。蓋所受者殊科也。亞里士多德又調和以上兩家者也。故其說如五色摩尼。隨觀者之眼而異所見。或見

爲主唯心論。（唯心唯物等語係用佛典語讀者細玩自明所指）而近於柏氏。或見爲主唯物論。而近於德謨氏。雖然、皆是也。皆非也。亞氏之說。實兼兩者而存之者也。彼以宇宙之本體爲變動不居。進化無已。以此劑通兩說。故通稱此派爲進化學派。亞氏之學。實總匯古代思想之源泉。而發達臻於極點者也。且其窮理之法。亦綜合諸家。彼以爲剖辨眞理。當有所憑藉也。於是創論理學（即侯官嚴氏譯爲名學者。）以範之。此其持論之精確。所以超軼前哲也。亞氏又明哲學與科學（中國所謂格致學之類）之別。亦其識之加人一等也。

亞氏沒後。天下大亂。民生多艱。學者終日汲汲。求所以安身立命之途。不遑馳思精深。而一以修身爲鵠。故治純正哲學者少。惟以倫理爲最高之問學。於是斯多噶派與伊壁鳩魯派分起。同主於實踐。而甲派以成德爲至善之鵠。（天演論案語云。斯多噶之教。尙任果。重犯難。設然諾。貴守義相死。）乙派以快樂爲至善之鵠。（頗類近世邊沁諸賢所倡）兩者各相非。其勢力之盛。亦相匹敵。於是懷疑論復起。懷疑論不可久也。於是折衷派繼之。以爲兩者皆有所長。然折衷論亦不可久也。卒復歸於古代神祕說。以謂吾儕人類。終非能以自力求得眞理者。必也藉不可思議之神力以啓之。此說既行。而當時適與東方交通。猶太敎耶穌敎之思想。次第輸入。哲

四

學既大蒙其影響。而亦以我哲學。影響彼宗教。於是別創一種神哲調合之派。而中古學史之幕開矣。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第一節 伊阿尼亞學派 Jonia

伊阿尼亞派。起於密理圖。故亦稱密理圖派。西歷紀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間。號稱極盛。其持論之要點。以爲宇宙物體。如此其繁賾。必有爲其根者焉。因欲求得此化生萬類之原質而抱一以貫之者也。此派鉅子。凡有三賢。而德黎 Thales 640-550 B. C.（凡篇中用B、C、字樣者。皆耶穌紀元前之省稱也。即德黎生于紀元前六百四十年。卒五百五十年也。下仿此）稱首。次之者爲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611-547 B. C. 亞諾芝緜尼 Anaximenes 581-524 B. O. 德黎以水爲化生萬類之原質。以其有生氣有活力。時或結爲定質。時或蒸爲氣質。變動不居。其力宏也。前亞諾以無極爲化生萬類之原質。謂萬物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復次兩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由流質。漸變定質。茲生萬物。物憑熱力。而有進化。所謂天然論者是也。後亞諾以空氣爲化生萬類

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曾無已時。緣茲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爲寒母。地水火風。緣斯而起。其說實補前哲諸之所未及。由沖漠而示其實際者也。

第二節　埃黎亞學派 Elea 及天演學派

胚胎時代第一期。其所研究者。在萬物之本質。即能考宇宙之實體。而未能及其實相也。實相者何。萬物各有現象。或生或滅。或由甲變乙。由乙變甲。而其生滅變化之中。亦如有不生滅不變化者存。所謂萬有之眞性。宇宙之實相。實古今哲學界一大問題也。至胚胎時代第二期而此問題遂浮現於希臘諸哲之腦膜中。其間有兩家之反對論起。曰埃黎亞學派。曰天演學派。

埃黎亞之初祖。曰芝諾芬尼 Xenophanes. 570-478 B. C. 其集大成者。爲二祖巴彌匿智 Parmenides. 515……B. C. 天演學派之宗師。曰額拉吉來圖 Heraklitos. 535-475B. C. 額氏與巴氏並世而生。而其說若氷炭之不相容。巴氏之論。以「有」(Being) 爲宗。而額氏之論。以「成」(Becoming) 爲主。巴氏以萬法之實相爲一如不變。額氏以爲流轉無已。試舉兩說之要領而參較之。

巴氏之說曰。存者惟「有」。「非有」不存。匪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唯一不二平等如如。無以名之。强名「特安」。（特安者希臘語球之義也巴氏擧以假圓滿平等一如之本體）此特安者。寂然不動。爲萬有本。亦其眞相。其他現象。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衆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指爲本相。無有是處。

額氏之說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爲其鵠。即集即散。方散方集。忽來倏去。孰覩其眹。世界起滅。成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在過去將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有間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化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恒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法則之則也）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額氏名此物曰羅哥士「Logos」希臘語性理之義也。）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鬩。經無量刼。曾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搆相鬥。而今壯者。即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老是乙。或云幼壯相戰。壯勝幼敗。而彼幼者。蒙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爭競調和。萬物之父也。（額氏又精於格物學。以火化爲天地祕機。謂萬物皆

出於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其說與化學家合。額氏實推物理以言哲學之大宗師也。近世黑甚赫胥黎之流。大表彰之。有以夫。

大抵宇宙成立World-process之問題。哲學家之最大問題也。物之兩象。曰有與無。而埃黎亞派。以爲此對待之相。不可兩立。額氏之派。則以爲相反相成。並行不悖。巴氏（即埃黎亞派）墮於常見。以爲萬物恒一。如如不壞。見爲變化相者。皆迷妄也。額氏毗於斷見。以爲萬法流轉。大道無常。見爲固定相者。皆迷妄也。其兩義之不相容也如此。雖然。其揭櫫理性。而以六根六塵所接搆者爲迷見一也。其論各偏於兩極。雖有不能盡合眞理者存。要之此二氏者。實代表當時思想之二大潮流。各明一義。爲後世的。其功豈淺尠耶。

第三節 調和派之三家

巴額之異趣。旣角立而不相下。於是胚胎時代第三期之學者。以調和此兩大思想而統合之爲務。又不惟調和統合而已。巴額僅言宇宙之生成。而此時代之學者。更進而求其所以生成之故。於是有三大家出焉。曰四大論派。曰種子論派。曰阿屯論派。是也」、、、（佛書皆以地水火風爲四大故取以爲名）四大論派之鉅子。曰唵披鐸黎Empedocles: 490—430 B. C.以爲世界萬物。皆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爲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

法變化流轉而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故。愛力增勝。混合斯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爲一體。如磁與鐵。混合極端。成斯非羅Sphairos（譯言球之義也）巴氏云「有」即是此義。憎力增勝。時乃分離。其之動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此其緒論。亦調額宗也。

種子論派之鉅子。曰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 500—428 B. C.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其性質即形色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剖。如兎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殽雜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力一。名奴烏士Nous（譯言精神）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識能慮。運動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子。無量無數。譬如雖雪。非無黑性。但其質外有總之者。安氏此論。精神體質。剖分部居。後世學者。亦呼爲二元論。

阿屯論派Atomism（阿屯爲物質原始之微點化學書譯本多見其名）之初祖。曰黎烏揭普Leukippos. 500— B. C.其論畧與埃黎亞派相近。但其相異者。則埃黎亞派僅言有。而此派則言其運動性也。埃黎亞派僅言實。而此派則言實質與虛空并存也。其論以爲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箇箇分離。充塞十界。但謂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體。既不可

分。復不可變。綜其論根。即將巴彌匿智之所謂「特安」者。打破而成碎片也。至此阿屯。以何因緣而得成物。彼其持論異安那氏。彼言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而別一物。其運動此派後衍爲德謨頡利圖之說。(詳下章)綜此三派之概要。其立脚地皆與埃黎亞派同。謂現在之物皆不生滅。而亦採額氏變化流轉之說。蓋以性體之集合離散。爲變化流轉所由生。此即其調和宗旨所在也。

第四節 畢達哥拉斯派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2—500 B. C.）派。亦名意大利派。其學於諸派之外自成一家。以數爲萬物之本體。而以律呂精義附之。以謂有物必有則。而則皆自度數而成。數之關係。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偶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雖其論或不免牽合。至其言天文學。則不朽之功也。畢氏以爲宇宙本體。爲一球形。攢其心者號「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此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是故吾人棲其半面。於中央火與地球間。所生關係。不能測知。諸球運行。常發妙音。號曰天樂。諸星世界。各有秩序。常相調和。而我所居。閻浮提洲。是其變亂偶不完全之一部分。是等諸義。與近世天文學家言。幾同一揆。前哲思想。

之精銳。眞可嘆絕矣。又其學理頗帶宗教氣味。常言輪廻生轉以善修善證者得生極樂。常住自由。修惡果者。漸次墮落。又勸人制情慾求解脫舍肉體之獄舍達靈魂之樂園。故史家有謂畢達哥拉斯曾游印度受其教義者。亦非無因也。

由此觀之。則前此之諸派。不過德黎氏支與流裔。而畢氏則與德氏立於對等之地位者也。德氏一派。全就物質上着想。畢氏一派。則從物形上着想。而其立論至以數爲萬物之撮影。故胚胎時代之學術實以德畢兩氏中分天下也。埃黎亞派。及額拉吉來圖派。其受畢氏之影響者亦不少。然百家紛騰。無所折中。於是懷疑詭辯派興。

第五節　懷疑時代

凡學術之有懷疑。是過渡時代除舊布新之一現象也。故於德畢、巴額、諸哲之後。而懷疑學派出焉。結胚胎時代之餘局開全盛時代之先河。其論哲理也。以爲萬有之眞理。畢竟非吾人所能認識。其論倫理道德也。以爲舍習俗之外。無所用力。故常應於時用。教授種種學藝。而思想變遷之原因。實包孕於是矣。當時倡此說者。如普羅特哥拉 Protagoras, 481—411 B.C. 哥智亞 Yorgias, 485—380 B.C. 希比埃 Hippias 490—B.C. 普羅狄加 Prodicus 之徒。皆其著者也。今避繁重。不徵引其學說。

（未完）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當以六朝唐爲全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値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爲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

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爲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爲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爲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爲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爲然耳。以其並時擧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恐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號稱黑闇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爲北狄所蹂躪。幾陷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爲並時擧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

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眞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潑墨於水其水而爲徑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則黑痕倏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寧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青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腳趾遂終非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竇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

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齎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敎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敎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敎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敎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敎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牟子作理惑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敎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敎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敎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齎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敎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於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敎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論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

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玆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玆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眞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眞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匯。至是遂爲佛學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晋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堅慧、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眞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

六

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教理
- 小乘教
  - 俱舍宗
  - 成實宗
- 權大乘教
  - 律宗
  - 法相宗
  - 三論宗
- 大乘教
  - 華嚴宗
  - 天台宗
  - 眞言宗
  - 淨土宗
  - 禪宗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十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爲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一）俱舍宗　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造俱舍論。三十卷實爲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

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真諦三藏）攜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毘達磨俱舍論」即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慧皆爲作疏。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奧義。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等。競爲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爲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成實宗　本宗之祖師。即成實論之訶梨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空宗」兩大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此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律宗　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律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

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奘師西游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証明戒律爲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尠。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　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爲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爲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爲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着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著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

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等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奘師。以惠震旦。自玆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游記。即演奘師事蹟也。）孑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所造）十支論。（即無著以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印度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並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爲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淄州惠沼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樸揚智周著「唯識演祕」經此數師。宗義遂日以光大。

(五)三論宗　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翻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曇影慧觀道恒曇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朗。法朗授嘉祥。至嘉祥大師（名吉藏）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辨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

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　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即爲深位菩薩文殊普賢等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聾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眞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尠。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尚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淸涼國師

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凉。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　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顗。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派。荊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爲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爲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眞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幷稱龍象。中唐以後。荊溪尊者。滃然最顯焉。

（八）眞言宗　佛敎有顯密二敎之別。此宗所謂密敎也。密敎者何。不恃言語以立敎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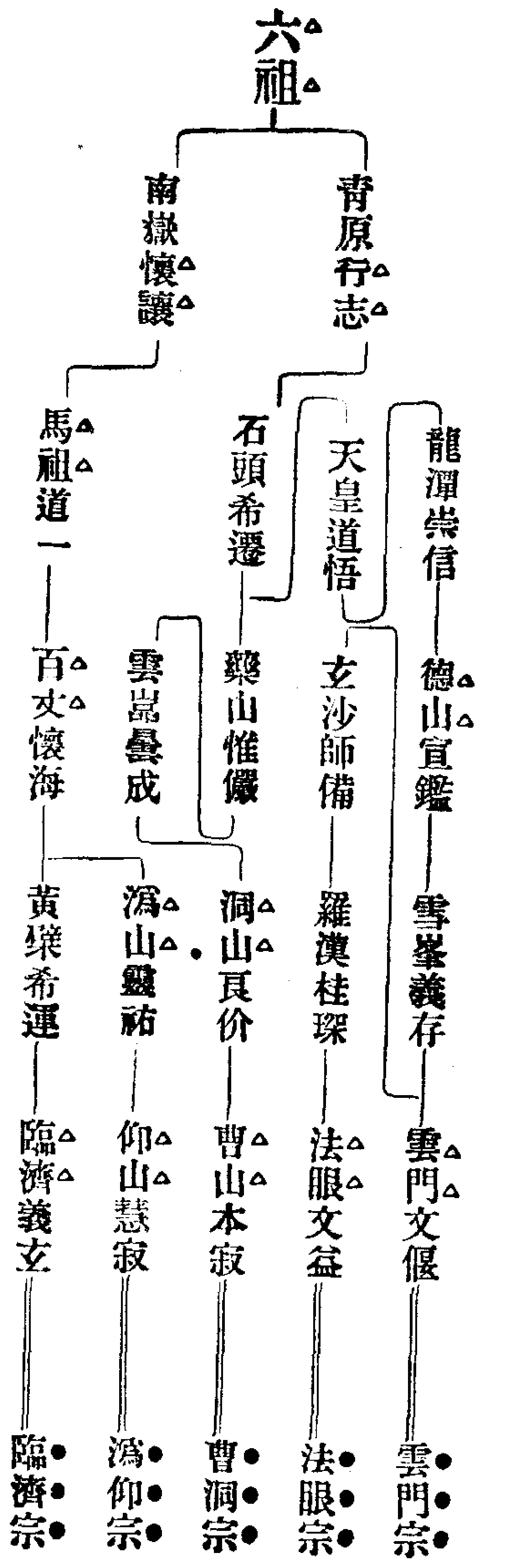
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之說。）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學十宗。惟眞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即宗彌陀教也。）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翻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翻譯。爲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眞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即創造日本字母之人）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　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天親菩薩造。）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己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曇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弘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

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　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壁目。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爲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渡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鉢之人。即自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爲首座。竟不能

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賃舂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為雲門法眼曹洞溈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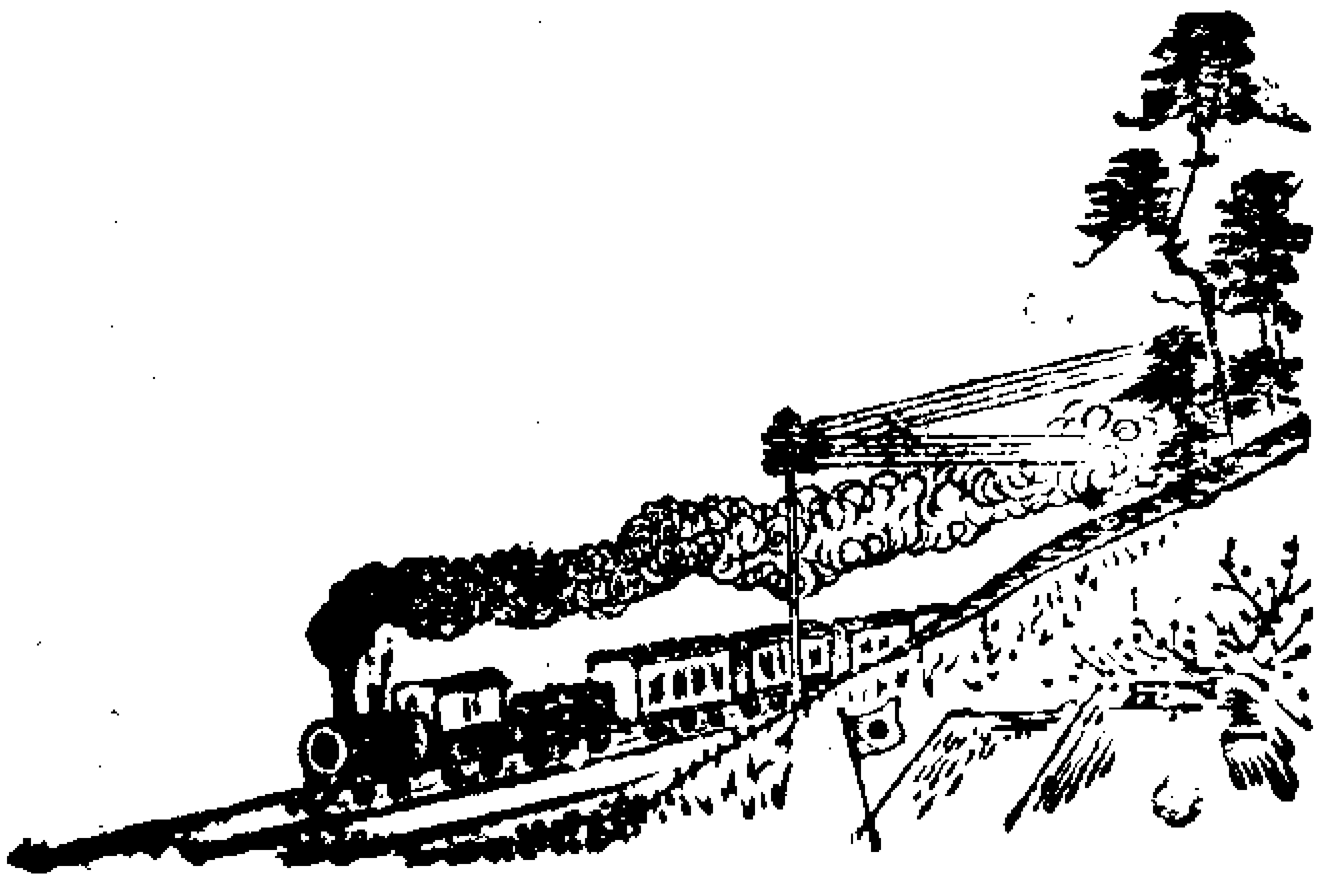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略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哲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

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類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爲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爲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最而錄之。亦足以省繙檢之勞云爾。　著者識

（此章未完）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第六章　佛學時代（續第二十一號）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眞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眞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眞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若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直指本心。並佛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甯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

祝吾跂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

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　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不異哉。佛滅度後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爲二十部。至五世紀。（凡世紀皆以佛滅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着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眞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徧禮戒智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掊。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毋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旣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

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三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瀏陽。皆提倡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果。）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　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囂鮮卑。（即西伯利亞）南至暹羅。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偏被。（吾深疑耶教爲剽竊印度婆羅門及佛教而成者。其言天主。即韋陀論所謂梵天大自在天。其言永生。即教佛所謂涅槃。自餘天堂地獄之論。禮拜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德黎。史家亦謂其嘗至印度。然則印度宗教家言。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日本佛學以中國爲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即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憬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歆之以福樂。慴之以禍災。故惟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

四 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爲解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爲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　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藏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海龍宮是爲本經流通之始此等神祕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可想見矣）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爲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刹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眞僞固不易辨即云眞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然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即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

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眞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爲一表示之。

一	俱舍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二	成實宗	印度創之而未行	中國極盛
三	律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四	法相宗	印度極盛	中國亦極盛
五	三論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六	華嚴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七	天台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八	眞言宗	印度極盛	中國甚微
九	淨土宗	印度極盛	中國次盛
十	禪宗	印度無	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孳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三皆創自支

六

那。我支那人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十部初分爲大衆部上座部佛滅一世紀時所分也次分爲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多聞部次爲說假部皆二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末葉所分也此八派皆從大衆部分出次爲說一切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犢子部復由犢子部分爲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次爲化地部復由化地部分爲法藏部皆三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飲光部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爲經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衰熄大乘末與佛教幾絕）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六世紀末）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七世紀）第三期則無著世親也（九世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公后蒼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清辨諍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脣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胎立。而法輪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　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太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子之心也。

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覺悟者正迷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以爲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全能之造化主比）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所謂借他力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補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此其特色四也。

（此節未完）

學術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續第五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八章之續

第二節　乾嘉間

吾論近世學派。謂其由演繹的進於歸納的。饒有科學之精神。且行分業之組織。而惜其僅用諸瑣瑣之考據。然則此學派之所以不盡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時主之操縱。其最也。自康雍間屢興文字獄。乾隆承之。周納癥酷。論井田封建稍近經世先王之志者。往往獲意外譴。乃至述懷感事。偶著之聲歌。遂罹文網者。趾相屬。又嚴結社講學之禁。晚明流風餘韻。銷匿不敢復出現。學者舉手投足。動遇荆棘。懷抱其才力智慧。無所復可用。乃駢輳於說經。昔傳內廷演劇。觸處忌諱。乃不得已專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種種詭狀。以求無過。本朝之治經術者亦然。銷其腦力及其日力於故紙

之叢苟以道死而已進化學家言諸動物之毛羽爲特別彩色者皆緣夫有所避而假以自衛淘汰久之而彩異遂獨發達輓近漢學之昌明寖茲例也流風既播則非是不見重於社會眇眇相競忘其故矣嗚呼斯學之敝中國久矣顧以二百餘年瑰材軼能之士之腦識所集注固一代思想之淵海也可以無記乎

吾曾以梓亭楊園比諸朱之泰山徂徠此言其學之相近耳若以一代學界上位置論之則閻胡二子可比孫石定宇東原其濂洛也高郵父子其晦菴也閻胡爲漢學祖崑山亭林可謂祖之所自出（閻胡之學實非傳自崑山。但言漢學者多師法崑山。故吾强名之。）其儼然組織簪學統者實始乾隆朝一曰吳派一曰皖派吳派開祖曰惠定宇（棟）定宇之先有何義門（焯）陳少章（景雲）沈歸愚（德潛）皆尙通洽襍治經史文辭定宇承其祖元龍（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學益覃精經術世稱吳中三惠定宇著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尙書考、左傳補注、皆精博有心得其弟子最著者曰江艮庭（聲）余古農（蕭客）王西莊（鳴盛）錢竹汀（大昕）王蘭泉（昶）艮庭爲尙書集注音疏古農爲古經解鉤沈雖罕下己見而搜討之勤有足稱者王錢益推其術以治史學西莊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異皆其支流也蘭泉著金石萃編以金石、

釋經者、宗焉。教於揚州。則有汪容甫中、劉端臨台拱稍稍上證諸子。汪所著述學有荀卿通論劉著荀子補注古農弟子曰江鄭堂。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學史也。皖派開祖曰戴東原震。東原生休甯。章炳麟氏謂休甯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蘊藉。蓋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漢學開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東原少受學婺源江愼修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復從定宇游。傳其學。著東原集、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考工記圖、聲韻考、聲類表、爾雅文字表等。而關於歷算水地之著述猶多。其論學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間學者以識字爲求學第一義。自戴氏始也。其鄉里同學。有金輔之榜程易疇瑤田後有淩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翬咸善治禮。而易疇尤明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而皆取師資於東原。東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椿盧抱經文弨孔巽軒。廣森幼植爲小學鉤沈。抱經專事校勘大戴記逸周書荀子方言釋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讎定。此外尚數種古書。自是可讀焉。巽軒始治公羊。爲言公羊學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壇段若膺玉裁高郵王懷祖念孫。若膺著說文解

字注。六書音均表。許學之淵藪也。懷祖著廣雅疏證。經傳釋詞。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凡諸古書文義詰𧦬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之作經義述聞。訓詁之學。至是陟滿矣。近世俞蔭甫樾為古書疑義舉例。臬高郵學而分別部居之。而最近則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憑藉高郵。眉叔著書時。余在上海。居相隣。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於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者獨多也 創前古未有之業。中國之有文典。自馬氏始。推其所自出。則亦食戴學之賜也。當是時。天子方開四庫館以濫飾太平。而東原實總館事四庫書目提要。其大部分出東原手。紀文達尸其名耳。彼之學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復祭酒於首善之區。以是戴氏學掩襲天下。清之漢學家。大率專事考據。不復與宋明儒者爭席。惟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以其心得者。以與新安姚江爭。則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而極言無欲為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焉。此其言頗有近於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流。雖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節之猶懼不蔇。而豈復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為也。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以上敘傳授派別。頗採章氏訄書。而增補之且自下斷案。著者附識

吳皖派別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章氏、謂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爲異議也。雖然、東原固嘗受學於惠氏。則吳皖可云同源。戴之視惠。猶惠之視閻胡也。故淸之休甯。可比明之姚江。姚江出而舉天下皆姚江學。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甯亦然。乾嘉間休甯以外之學術。皆附庸也。雖然其學實僅盛於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學子。雖往往傳習。然不能成家。其稍有系統之可言者。則孔巽軒。以其學衍於山東。繼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侯君模康以其學衍於嶺南。阮芸臺元督粵。創學海堂。輯刻皇淸經解。於是其學風大播於吾粵。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粵轉盛。雖然名家者無一焉。最著爲陳蘭甫。澧謬溝合漢宋。以博創獲之譽。其細已甚。而去戴學抑愈遠矣。

其時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茲學最有力者。曰紀曉嵐。昀阮芸臺。元畢秋帆。沅然其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於食客之手。於學界殆不足道。而紀氏以侫幸處向歆之地位。苟媚時主。微詞尖語。顚倒黑白。於人心風俗所影響。固不細也

惠戴之學。固無益於人國。然爲羣經忠僕。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諼。

也。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於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確。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於易則有惠氏棟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補。張氏惠言之周易虞氏義。於書則有江氏聲之集注音疏。王氏鳴盛之後案。孫氏星衍之今古文注疏。於詩則有馬氏瑞辰之傳箋通釋。胡氏承珙之後箋。陳氏奐之傳疏。於禮則有張氏惠言之圖。胡氏培翬之正義。於周禮則有孫氏詒讓今人之正義。於春秋左氏傳則有劉氏文淇之正義。公羊傳則有陳氏立之義疏。穀梁傳則有鍾氏文烝之補注。於論語則有劉氏寶楠之正義。於孝經則有皮氏錫瑞今人之鄭注疏。於爾雅則有邵氏晉涵之正義。郝氏懿行之義疏。於孟子則有焦氏循之正義。類皆曠古絕作。蓋取精多用物宏時代使然也。西諺曰。羅馬非一日之羅馬。吾於陳碩甫之毛詩。胡竹村之儀禮。陳卓人之公羊。孫仲容之周禮。見之矣。其在十三經以外者。則如孔氏廣森之大戴禮記補注。龔氏麗正之國語疏。陳氏立之白虎通疏證。朱氏右曾之逸周書校釋。其功皆足多焉。若段氏之說文。王氏之廣雅。尤爲玆學之中堅。前簡論之。今不具也。

以上爲乾嘉間學統之正派

其時與惠戴學樹敵者曰桐城派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癥結。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輒敗也桐城派鉅子。曰方望溪（苞）姚姬傳。（鼐）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尸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姬傳與東原論學數牴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云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後文士。往往自託於道學。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還。號稱以朱學名家者。若熊賜履、陳宏謀、陳鵬年、楊名時、朱軾、李紱、孫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負時望。承風者固以大儒之號奉之。實則於學界不有影響蓋宋學之微久矣方姚以後。益更不競。其間惟王白田（懋竑）著朱子年譜考異。眞治朱學者一人而已。（唐鑑著國朝學案小識。專持門戶。而派別紊亂。文體拙劣。等諸自鄶也。）

復有浙東學派者與吳派皖派不相非。其精闢不逮而致用過之其源出於梨洲季野。而尊史。其鉅子曰邵二雲（晉涵）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二雲預修國史。以記誦之博聞天下。（在國史館中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以在某冊第幾葉百不失一云）江藩謂二雲卒而江南之文獻亡云。謝山於明末遺

事。記載最詳。故國之感。往往盈紙。南雷學統此其一綫也。實齋爲文史通義。批卻導窾雖劉子元蔑以過也。其校讎通義。啓研究周秦學之端矣。吾於諸派中。甯尊浙東。

趙甌北（翼）之廿二史劄記。其考據之部分。與西莊辛楣相類。顧其採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其派甯近於浙東。或曰。其攘章實齋遺稿者過半云。無左證。不敢妄以私意蠛前輩也。其餘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錢之流。不足道。

乾嘉間王學之絕已久。中間惟羅臺山（有高）汪愛廬（縉）彭尺木（紹升）獨從王學入。而皆歸宿於佛門。臺山尺木。尤勇猛精進。大澈大悟。彼時代之一異色也。其學不光大。影響蓋微。

（未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續第五十五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八章之續

第三節　最近世

其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爭席。而駸駸相勝者。曰西漢今文之學首倡之者爲武進莊方耕(存與)著春秋正辭。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也。戴學治經訓而博徧羣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東原弟子孔巽軒(廣森)雖嘗爲公羊通義。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劉申受(逢祿)始顓主董仲舒李育爲公羊釋例。實爲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間。其學寖盛。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安(自珍)曰邵陽魏默深(源)定安有文集三卷。續集四卷。定安。段茂堂外孫也。其小學多得

自段氏而經義則挹自莊、劉。又好治史。憙章實齋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禪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善甚複譏。然其於春秋蓋有心得。能以恢詭淵眇之理想。證衍古誼。其於專制政體。疾之滋甚。集中屢歎恨焉。（集中如古史鉤沈論、乙丙之際箸議、京師樂籍說、尊任、尊隱、撰四等十儀、壬癸之際胎觀。等篇。皆頗明民權之義。其餘東鱗西爪。全集往往見。）又頗明社會主義。能知治本。（龔集平均篇云。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中略）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則至喪天下。此近世泰西社會學家言根本之觀念也。）大當嘉道間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安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生網密之世。風議隱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瑋連犿。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嚮導。必數定安。吾見並世諸賢。其能爲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安。當其始讀定安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來。歐美學澎湃輸入。雖乳臭之子。其眇思譚說。皆能軼定安。顧定安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謗前輩也。然定安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於新學界者亦有焉。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然一家

之言不可譏也。（餘杭章氏謂齊魯韓歐陽大小夏侯各有師法。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師法略例。一切混合。殊無條理云云。是誠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經說中。雖互有歧異。然其歧異與今古文之歧異相比較。則異中仍從同也。譬之則如景教之新舊教。新教中派別數十。亦各相非。然以之與羅馬舊教相比較。則新舊之異點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異點甚小也。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學。）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為海國圖志。獎厲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其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豈不然哉」

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學。然則今文學與新思想之關係。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純治今文者。即今文學亦安得有爾許魔力。欲明其理。請徵泰西。夫泰西古學復興。遂開近世之治。謂希臘古學果與近世科學哲學。有不可離之關係乎。殆未必然。然銅山崩而洛鐘應者。其機固若是也。凡社會思想束縛於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衝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當於眞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聾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此懷疑派所以與學界革命常相緣也。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二百年間支配全學界最有力之一舊說。舉凡學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門為恥者。而忽別樹一幟以

與之抗此幾一動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後之人乃競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僞詭之論起焉。僞詭之論多優勝劣敗眞理斯出故懷疑派之後恆繼以詭辯派詭辯派之後而學界革命遂成立此徵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學對於有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龔魏及祖述龔魏之徒則近於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今勿具論」與龔魏相先後而其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耆洛兆長洲宋于庭翔鳳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傅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爲鉅子。李氏明祈長於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蓋申受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禮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自是羣經今文說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闓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徧注羣經不斷斷於攻古文而不得不推爲今學大師。蓋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學中堅也。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可謂不憚煩。其門人某著有廖氏經學叢書百種解題又廖所著書其目皆見於光緒井研志而其說亦屢變。初言古文爲周公今文爲孔子。次言今文爲孔之眞古文爲劉之僞。最後乃言今文爲小說。古文爲大統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也。蚤歲實有

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於自賁其學。進退失據矣。至乃牽合附會。摭拾六經字句上碎文隻義。以比附泰西之譯語。至不足道。雖然。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蓋自今古之訟既興。於是朱右曾有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陳喬樅有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陳立有公羊義疏。專憑西漢博士說以釋經義者間出。逮廖氏而波瀾壯闊極矣」吾師南海康先生少從學於同縣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講陸王學於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歷史法制得失。其治經則綜糅漢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嚮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改制之義立。則以爲春秋者絀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尙平等。去內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嚮昔吾國學子對於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於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諫。無反抗。雖由霸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對於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三世之義立。則

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徧讀羣書而無所於閡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闇曶焉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爲鵠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而其影響波動則既若此近十年來我思想界之發達雖由時勢所造成由歐美科學所鼓動然謂南海學說無絲毫之功雖極惡南海者猶不能違心而爲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則亦解二千年來人心之縛使之敢於懷疑而導之以入思想自由之塗徑而已

自茲以還瀏陽譚壯飛(嗣同)著仁學乃舉其冥想所得實驗所得聽受所得者盡發之而無餘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輓近學界對於孔子而試挑戰者頗不乏人若孔子之爲教主與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來學界之功罪也孔子與六家九流之優劣比較也孔子與泰西今古尊哲之優劣比較也莾然並起爲學界一大問題顧無論或推尊之或謗議之要之其對於孔子之觀念以視十年前劃若鴻溝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來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

考出世之日學者之對於孔子未有敢下評論者也恰如人民對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君權。視爲與我異位。無所容其思議。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權之性質。擬議其長短得失者。夫至於取其性質而研究之則不惟反對焉者之識想一變即贊成焉者之識想亦一變矣所謂脫羈軛而得自由者其幾即在此而已

綜舉有淸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爲思想最衰時代。雖然。剝與復相倚。其更化之機章章然次第進行迄二百六十年間觀察之有不可思議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爲也順治康熙間承前明之遺夏峯梨洲二曲諸賢尙以王學教後輩門生弟子徧天下則明學實占學界第一之位置然晚明僞王學猖狂之習已爲社會所厭斁。雖極力提倡終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葉遂絕跡。時則考據家言雖始萌芽。顧未能盛。而時主所好尙學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學者流也。則宋學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顧亭林日勸學者讀注疏。爲漢學之先河。其時學者漸厭宋學之空疏武斷而未能悉折衷於遠古於是借陸德明孔沖遠爲嚮導。故六朝三唐學實占學界上第一之位置惠戴學行。謂漢儒去古最近適於爲聖言通譯象一時靡其風。家稱賈馬。

人說許鄭。則東漢學古學界上第一之位置。莊劉別興。魏邵繼踵。謂晚出學說非眞。而必溯源於西京博士之所傳。於是標今文以自別於古。與乾嘉極盛之學派挑戰。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陳碩甫作詩疏。亦甲毛黜鄭。同爲古學而必右遠古。鄭學日見掊擊。而治文字者。亦往往據鼎彝遺文以糾叔重。則西漢學古學界第一之位置。乾嘉以還學者多譬正先秦古籍。漸可得讀。二十年來。南海言孔子改制創新教。且言周秦諸子皆改制創新教（見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於是於孔教宗門以內。有游夏孟荀異同優劣之比較。

南海尊禮運大同義。謂傳自子游。其衍爲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其證也。子夏傳經。其與荀卿之淵源。見於漢書藝文志。故南海謂子游受微言以傳諸孟子。子夏受大義以傳諸荀子。微言爲大平世大同教。大義爲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導入政治問題。美孟而劇荀。發明當由專制進爲立憲共和之理。其言有倫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義。次排荀學以追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與井研異也。井研爲無意識之排古。南海則有所爲而排之。以求達一高尚之目的也。謗者或以爲是康教非孔教。顧禮運孟子公羊傳之言。不可得削也。就令非孔教而爲康所託。其託之也。則亦於社會上有絕大關係明矣。夫在今日。雖以小學校之學僮。固莫不口英美之政體。手盧孟之著書矣。二十年前。昌言之者誰耶。知之者或多。昌之者惟一。或又曰。南海欲言則自言之耳。何必託於孔子。夫南海之於孔子。固心悅誠服者。謂彼爲託。彼不任受也。抑亦思今日國中開立憲共和之論。而卻走者尚占大多數。二十年前。不引徵先聖最有力之學說以爲奧援。安能樹一壁壘。與二千年之勍敵抗耶。孟子曰。知人論世。烏可以今而例昔也。鄙人非阿其所好。願以爲今後

之學界。對於南海。總當表謝息。此公言也。今之青年。能譯讀南海所未讀之新書。能受習南海所未受之學說。固也。顧其所發明所心得吾猶未知視南海何如。以吾所見南海所著之大同學。其淵眇繁賾之理想。恐尙非今之青年所能幾也。（南海在印度始寫定之。吾今春在香港始見之。其通於世間、出世間、而斟酌不二法門。實有不可思議者存。吾未能多讀西書。就所已見者。則南海之書。猶爲創說也。以太駭俗。且當今日政界學界無秩序之時。發布之。必更滋流弊。故只得秘之。其手寫本今在順德麥孟華所）藉曰過之也。亦地位所宜然。二十年後後輩之視我等。亦猶我等視二十年之前輩也。不然。今日日本之學生。任舉一人。其所稗販之學說。豈不多於福澤諭吉耶。非吾敬南海而欲强國人以敬南海。即吾於南海之說。其不肯苟同者。因往往有焉矣。顧其惠我以思想界之感化者。則烏可忘也。吾以爲吾輩對於前輩之學說。其有粗略者。則補助之。其有不同意者。則駁正之。皆應盡之義務也。若囂囂然挾其 得。相率以輕薄之言。橫相諷刺。甚乃毛舉細故。爲人身之攻擊。適見其敎而淺耳。孔子曰。民德歸厚矣。以不厚爲學風。夫豈學界之吉祥善事耶。又近世新學者流。動輒以排孔爲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體。一旦開其思想自由之路。則其對之也。有矯枉過直之評論。是誠所難免。即鄙人於數年前保敎之迷信。固亦棄擲之矣。雖然日日掊擊孔子。試問於學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後國人之思想。其必不能復以二千年之古籍束縛之也。洞若觀火矣。然則孔子學說。無論如何。斷不能爲今後進步之障。而攻之者豈復有所不得已者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罵者。無傷於日月。不足道也。而一二魁儒之必與孔子爲難者。則於舊倫理。有所不滿意。謂孔敎以家族爲單位。使我國久困宗法社會。不能入國民社會者。孔子也。謂孔子假君主以威權。使二千年民賊得利用之以爲護符者。孔子也。斯固然也。曾亦思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非孔子之言耶。任非孔者曷嘗忘諸。顧隱而不言。而惟舉其可難者以相難。則或有所爲而亢世子法於伯禽或侈其辯以爲名高耳。夫二千年來之倫理。固一出於孔子小康敎範圍之內。而孔子著述言論。其屬於小康範

國者。十而八九。此無容諱者也。然謂此爲孔子獨一無二之教。指甯可謂乎。春秋必立三世。則何以故也。禮運豈不明言丘未之逮而有志也。試思孔子當日之社會。羣雄角立。同族相競。非希望得一強大之中央政府。何以爲治。而社會結合力薄弱之時。家族制度。又安可闕也。孔子不欲導民以進化。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安能躐小康之一階級。故大同之義。只能微言之。虛懸以俟後聖。是得爲孔子罪矣乎。我輩今日若以爲小康之統既積久而敝不適於今也。則發其微言可耳。計不出此。而以國人最信仰之人物。資敵使民賊得盾焉。以號召中立黨而弱我吾未見其利而先覩其害耳。且一民族之心理。必有所繫。然後能結合而爲有秩序之進步。今當青黃不接之交。學者方倀倀無適從。而先取一最有價值之人物而踣之。在立言者之意。曷嘗不欲補偏救弊。棄短取長。其奈和之者必變本加厲。一唱而百諾。一趨而百奔。乃將曰彼號爲聖人百世師者。其學識乃尚不及我。其訓言安足信。其所謂道德之責任安足守。聖人百世師且然。他更何論矣。嗚呼。是豈不舉天下而洪水猛獸之也。今者其機已大動矣。仁人君子。可無懼耶。美總統盧斯福演說嘗有言。謂業報館者。作煽動之文字。最受一般之歡迎。而於國家無益。作忠實之文字。最受一般之冷視。而國家終收良結果焉。（盧氏業報館二十年。自道其經驗。）吾以爲排孔論與夫與排孔論同性質者。皆煽動之類也。鄙人昔者固嘗好爲之矣。今則甯受多數之冷視。不願受無益之歡迎。亦欲與國中有言責者共商榷之。偶有所觸。言之曼衍。與標標題之旨。幾爲馬牛風。讀者諒其爲忠實之言。不苛責焉。固所望也。

於孔教宗門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異同優劣之比較。凡所謂辨。悉從其朔。故先秦學占學界第一之位置。今更表列其變遷之狀。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順康間	雍乾嘉間	道咸同間	光緒間
程朱陸王問題	漢宋問題	今古文問題	孟荀問題 孔老墨問題

上表不過勉分時代。其實各期銜接摻雜。有相互之關係。非能劃若鴻溝。讀者勿刻舟求之。

由此觀之。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凡一社會之秀異者。其聰明才力。必有所用。用之於一方。既久則精華既竭。後起者無復自樹立之餘地。故思別闢新殖民地。以騁其腦識。宋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漢學。漢學極盛數百年。故受以先秦。循茲例也。此通諸時代而皆同者也。其在前兩期。則霸者之所以監民也至嚴。學者用其聰明才力於他途。或將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錮於無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漸多事。監者稍稍弛。而國中方以治經為最高之名譽。學者猶以不附名經師為恥。故別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為純正經學。名龔魏一派為應用經學。雖似戲言。實確論也。其

在第四期則世變日亟而與域外之交通大開世變亟則將窮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對於現今社會根本的組織起懷疑焉交通開則有他社會之思想輸入以為比較而研覈之清厲之康譚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論之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古學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道咸同間。今文學雖與。而古文學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說詳前節。治經之外。則金石一學。幾以附庸蔚為大國。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雖真贋間雜。然搜討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為一重要之補助學科。前輩致力於此。為將來撰國史者儲材。致可感謝矣。如最近發見龜甲文字。可為我民族與巴比倫同祖之一證。孰謂其玩物喪志也耶。咸同間好之者徧天下。而福山王蓮生懿榮 吳縣潘伯寅祖蔭 滿洲盛伯熙昱 最名其家。又古佚書亦史學補助學科所必需。輓近以來。輯佚學大盛。亦為後史造資料。最博備者。則烏程嚴景文可均 之全上古三代漢魏文。歷城馬竹吾國翰 之玉函山房輯佚書。自龔定安好言佛。而近今學界代表之數君子。大率與定安有淵源。故亦皆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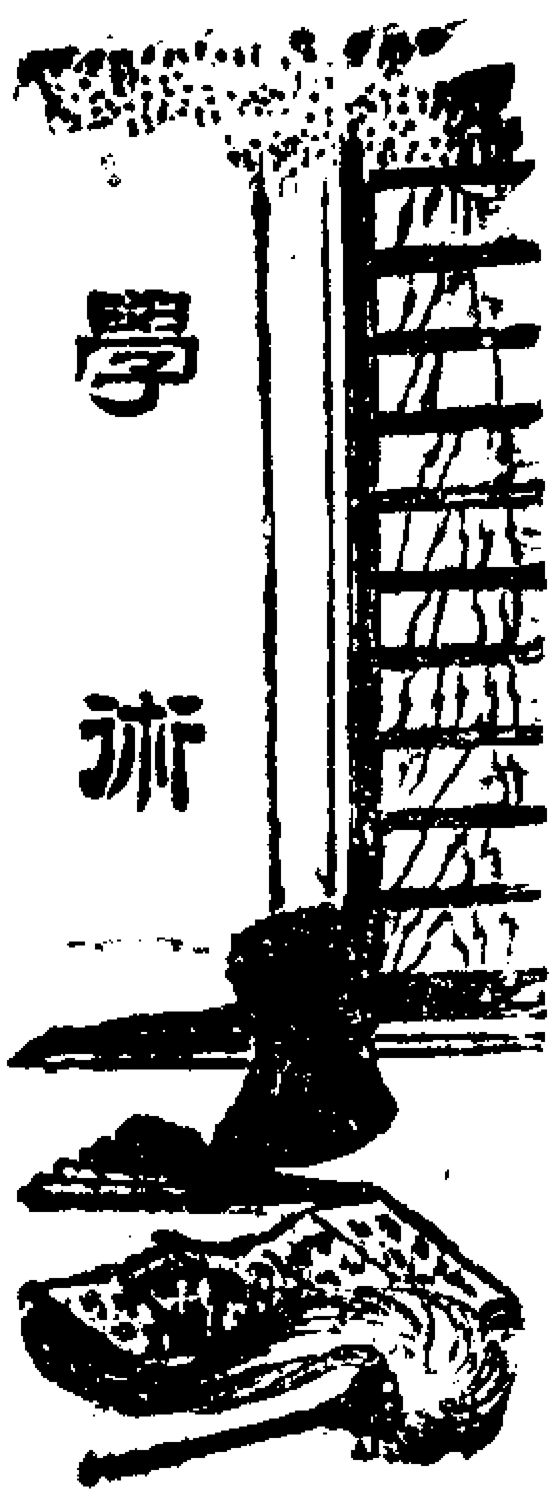
學。如南海壯飛、及錢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雖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謚過於定安。要之、定、安、為其導師、吾能知之。定、安、與學界之關係、誠複雜哉。

天算之學。自王寅旭梅定九大啓其緒。爾後經師殆莫不明祘。故諸實用科學中。此為獨盛。阮氏(元)疇人傳。羅氏(士琳)疇人傳補。備載之。咸同間。則海甯李壬叔(善蘭)金匱華若汀(蘅芳)最名家。壬叔續譯成幾何原本。若汀譯奈端數理。未卒業。若汀先生。於丁酉冬。以其所譯奈端數理。屬鄙人使校印之。未印而戊戌之難作。行篋書物悉散佚。茲編與焉。七年來。耿耿負疚。不能去懷。微聞此編未遭浩劫。為鬻書者所得。未知今歸誰氏。海內君子。有藏之者。幸付梓人。公之於世。既以惠我學界。亦使鄙人對於譯者。得贖重咎也。

海禁既開。譯事萌蘖。游學歐美者。亦以百數。然無分毫影響於學界。惟侯官嚴幾道(復)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等書。大蘇潤思想界。十年來思想之丕變。嚴氏大有力焉。顧日本慶應至明治初元。僅數年間。而泰西新學。披靡全國。我國閱四五十年。而僅得獨一無二之嚴氏。雖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學於海外者。毋亦太負祖國耶。戊戌庚子以還。日本江戶。為懋遷新思想之一孔道。踰海負笈。月以百計。學生闐鬻塾譯本如鯽魚。言論驚老宿。聲勢懾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禦矣。

今始萌芽。雖厖雜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顧吾儕今日只能對於後輩而播種之。義務耘之穫之自有人焉但使國不亡則新政府建立後二十年必將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譽於全世界學界者吾誦諸我先民吾能信之雖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眞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輪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爲我青年勸也。

（此章已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續第二十二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八章 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

本論自壬寅秋閣筆。餘稿久未續成。深用歉然。頃排積冗重理舊業。以三百年來變遷最繁而關係最切。故先論之。其第六章未完之稿。及第七章之稿。俟本章撰成。乃續補焉。 著者識

原稿本擬區此章爲二。一曰衰落時代。一曰復興時代。以其界說不甚分明。故改今題。 又識

第一節 永歷康熙間

新民子曰。嗚呼。吾論次中國學術史見夫明末之可以變爲清初。清初之可以變爲乾嘉。乾嘉之可以變爲今日。而歎時勢之影響於人心者正鉅且劇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披靡天下。一代氣節。蔚爲史光。理想縝綸。度越前古。顧其敝也。摭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空說有。與實際應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

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劉蕺山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一變

吾略以時代區分之。則自明永歷（即清順治）以訖康熙中葉爲近世第一期。於其間承舊學派之終者得六人。曰孫夏峯李二曲陸桴亭二張蒿庵楊園呂晚村爲新舊學派之過渡者得五人。曰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劉繼莊開新學派之始者得五人。曰閻百詩二萬充宗季野胡東樵王寅旭自餘或傳薪。或別起。皆附庸也。不足以當大師。凡爲大師十有六人。其爲學界蟊賊者得四人。曰徐崑山湯睢州毛西河李安溪今以次論之。

程朱陸王之爭。最劇者莫如清初。（所爭者假程朱以詆陸王耳。黨於陸王以詆程朱者。尙無其人。此當分別言之。）然其風特煽自後起之諸小人儒耳。若夫遺老大師。各尊所聞。未始或相非也。其時以王學顯者莫如夏峯孫奇逢二曲李中孚梨洲黃宗羲以朱學顯者。莫如桴亭陸世儀蒿庵張爾岐楊園。張履祥皆彼此忻合。未嘗閒然。其始標門戶以相排詆者。自陸隴其熊賜履輩始。

請言舊派中之王學。晚明學風之敝。流爲狂禪。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猖幻至此。勢固不得不有所因革。夏峯少與東林諸君子遊。其傳授淵染。純出姚江。而

晚年爲理學宗傳。特表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菴、顧涇陽、爲十一子。二曲教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後取二程、朱子及薛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則兩君子者之融洽門戶。可概見也。次於孫李黃梨洲之學。別詳下節者曰刁蒙吉包蒙吉最崇拜高忠憲。而亦尊洛閩。自餘則有劉伯繩汋○蕺山子高彙旃世泰○忠憲子沈求如國模沈甸華昀其學派大率出於顧高。堅苦刻厲。鞭辟近裏。有中明遺風。當時江浙間傳習甚盛。及康熙中葉諸賢彫喪。而派亦中絕。

請言舊派中之朱學。桴亭、楊園首以醇儒名。而其本師乃在蕺山。[illegible]菴學無所承。專以篤謹苦行標宗。要之三君子者。猶宋之有泰山、徂徠。明之有康齋、敬軒也。其困、勉、篤行、小、相類。其規模稍隘、亦相類。然皆不敢有所詆訶於前輩。同時汲其流者。則有若應潛齋撝謙謝約齋文洊李闇章生光諸先輩最爲知名。此派在永曆順治間。其盛不如王學。雍乾以後亦殆泯滅。然究以時主所楬櫫。故得援適者生存之例。嬐阿託名於此間者。猶代有其人。俗論之語清初大儒。言王學者必舉湯潛庵。言朱學者必舉陸稼書。吾以爲此二人於二百年來學界。無功而有罪者也。故不以列於此。而於本節末附論之。

其時舊學派中別有一大師焉。曰呂留良。留良字晚村。浙人。治朱學而能致用者也。自

曾靜之獄以後。蒙大逆不道之號。戮尸赤族。此後學者。無復敢習其學稱其人。然據雍正上諭。稱其嘗以博學鴻詞薦誓死不就。以山林隱逸薦。乃薙髮爲僧。其大節與夏峯二曲亭林梨洲相輝映也。又言呂留良一人倡導於前。全浙從風而靡。地方官吏。怵其黨徒衆盛。皆加意優禮。（督撫到任。皆循例加禮。李衛亦曾贈送祠堂扁額云。）是其學派之昌明普及。雖容城盩厔。有所不逮也。吾嘗略鉤稽羣籍。竊疑清初講學之盛。殆未有及呂氏者。彼其痛種族之痛處心積慮。以志光復。而歸本於以學術合羣。其苦心達識。百世下猶將見之。後世論晚村者。即不謂之大逆。亦不過以與八股家同類而並笑之。庸知夫隱於八股而藉以爲號召者。正晚村智深勇沈之徵證也。其生平著述。或燬或禁。今無一存。余僅從舊籍中得見雍正間閣臣奉勅撰「駁呂留良四書義」一編。原文附見。前簡雖割裂剝落。不見其眞。然微言大義。猶有存焉。其獨到處。固非尋常曲學所能夢也。（余將別採其說。著之飲冰室讀書錄中。此避冗不具引。）也。故吾論順康間大儒。必數呂子。

所謂舊學派諸賢者。語其在學界上之位置。不過襲宋明之遺。不墜其緒。未足爲新時代放一異彩也。其可稱近世學術史之特色者。必推顧黃王顏劉五先生。五先生之學

應用的而非理想的也。吾欲語其學。請先語其人。亭林國變後，首倡義里中。贊魯王監國。魯王敗。欲赴海上，（通鄭氏）道梗未達。遂浪跡四方。徧遊秦晉齊豫燕代淮浙。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末乃卜居陝之華陰。以爲華陰綰轂山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可以入山守險。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有若建瓴。每出遊。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史家謂先生既負用世略不得一遂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而別貯之以備有事。嗚呼。此其志爲何如其才爲何如哉王不菴曰。『甯人身負沈痛奔走流離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鮚埼亭集引）由此觀之，顧先生之爲人何如也。梨洲少年袖錐。爲父復仇。氣節已轟一世。畫江之役，糾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從孫嘉績熊汝霖倡義。江上軍敗。復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其後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間關轉徙。垂二十年。由此觀之。黃先生之爲人何如也。船山少年，自殘肢體以贖其父。國變後從桂王遷徙於肇慶桂林南甯間者十有餘年。緬甸覆沒，乃齎志老牖下。終身不薙髮。竄伏窮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戚。生死不忘，由

此觀之。王先生之爲人何如也。習齋行事不少概見。然相傳其折竹爲刀以勝劍客控馳射。中六的焉。其著述往往嘆息於宋氏之亡。才士摧折。不盡其用。由此觀之顏先生（先生名元）之志猶顧黃王之志也。繼莊益詭異矣。亭林以南人而足跡多在北。繼莊以北人（順天大興人）而足跡多在南。其所浪遊。亦中國之強半。全謝山傳之曰。『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按）謂徐乾學徐文元 而卒老死布衣。又其棲棲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按）繼莊之客崑山家。專爲借讀藏書云又曰。『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由此觀之。劉先生（先生名獻廷）之爲人與顧先生何酷相肖也。綜而論之。五先生皆抱經世之志懷不世之才深不願以學著。而爲時勢所驅迫所限制。使不得不僅以學著於近世學術史上。敘述五先生。五先生之遺痛也。雖然。近世學術史上而有五先生。又學術史之光也。

五先生之學。若顧若王若顏若劉。皆前無所受。船山習齋。更崛起山谷。與一時宿儒名士絕交通。可謂自得而深造者也。繼莊平生講學之友。所嚴事者曰顧昀滋。曰彭躬菴。曰船山。而當時北學甚盛。或有所得於夏峯二曲。其南遊數十年。梨洲亭林季野皆相

往還。所得麗澤之益當不尠。若顧先生。則更取精而用宏矣。五先生中。其所承學統最明者。莫若梨洲。梨洲親受業蕺山。以接姚江之傳。雖然。梨洲學自梨洲學。非陽明亦非蕺山也。要之五先生者皆時勢所造之英雄卓然成一家言求諸前古則以比周秦諸子。其殆庶幾。後此惟南宋永嘉一派。陳止齋葉水心陳龍川一派亦略肖焉。然以永嘉比五先生則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即所謂用者亦有其部分而無其全者也故吾欲推當時學派為秦漢以來二千年空前之組織殆不為過

五先生之學。有普通者。有特別者。請言其普通者。曰以堅忍刻苦為教旨相同也習齋專標忍嗜欲苦筋力之旨。為學道不二法門。近世餘杭章氏以比諸羅馬之斯多噶派。諒矣。亭林講學。首倡行己有恥。其言曰。古之疑衆者行偽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偽而脆。其宗旨所在可知也。王黃劉雖不標名號。迹其生平行誼。非浮靡柔脆者所能望其肩背也。船山以不忍薙髮之恥。顛頓竄伏於山谷者數十年如一日。尤空前絕俗之行也。蓋以身教之大者也。此其一曰以經世致用為學統相同也五先生之著述。可覆按也。彼其經世。非猶夫宋乾淳間永嘉派之言也。其詳別見下段此其二曰以尚武任俠為精神

相同也。顧黃王三先生。歷參魯唐桂三王軍事。其勇略章章在耳目也。船山讀通鑑論宋論黃書噩夢諸作。痛歎於黃族文弱之病。其傷心如見也。繼莊絕世之祕密運動家也。惜其所志不遂。而其謀不彰也。習齋則屢言勇爲達德。日與其徒肄於射圃。終身不衰也。以口碑所述。梨洲絕擅技擊。（友人某爲余言。有劇盜欲學梨洲技擊。苦不得階進。乃僞爲受業於門。三年。乃盡傳之云。述者忘其記載所自出。眞僞莫辨也。然觀其袖錐入京師。謀復仇。則其擅技擊諒不繆。）亭林亦然。（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叛投里豪。欲訐告亭林通海。亭林獨潛往手擒之。數其罪。湛諸水云。亭林膂力技擊可想見。）習齋亦然。（習齋削竹爲刀以勝劍客。其術殆有所受也。）凡此誠不足以爲諸先生重。雖然。此亦國粹之一種。言尚武者所不可廢也。（吾書常持論謂中國將來若講體育。則如易筋術拳術等。不可不改良而存之。日本之柔術相撲術劍術等。維新後而益昌。誠非無故也。此次日俄之役。日軍每於突擊獲奇勝。論者多歸功於此等舊術。而西人亦詑之不置云。）而諸先生皆躬嫺之。此其三。曰以科學實驗爲憑藉相同也。亭林梨洲船山之著作等身。若地理。若歷史。若音韻。若律歷。皆有其所創見。夫人而知矣。以全謝山所作繼莊傳證之。其學亦豈讓三子。習齋專主實行。而下手工夫。取的於周官德行藝之三物。蓋亦以矯明末空談之弊焉。傳習齋學最親切者曰李剛主。觀剛主之著述。可以知習齋矣。（諸先生之著述評詳下段）此其四。

請言其特別者。亭林之日知錄。爲有清一代學術所從出。尚矣。其天下郡國利病書及

鑒域志雖未成之本。然後世言人文地理者祖焉。至今日其供學者參考之用者益廣也。亭林深知生計與政治爲切密之關係者也。故言之尤斷斷也。其生計學皆應用的也。彼小試之於墾闢而大效。惜不能盡其用也。不然亭林一越之范蠡也。聲音訓詁爲百餘年間漢學之中堅。其星宿海則自音學五書也。金石學自乾嘉以來。蔚爲大國。則亦金石文字說爲其先河也。故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諸先生之學統不數十稔而俱絕。惟亭林巋然獨存也。惜存者其瑣節而絕者其大綱。存者其形式而絕者其精神也。亭林曰。今日只當著書。不必講學。又曰。經學即理學。而後儒變本加厲。而因以詆理學而仇講學者。非亭林所及料也。然亭林不能不微分其過也」開拓萬古推倒一時者梨洲哉梨洲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爲一代儒林藪。尚矣。非徒講學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紀元也。學之有史自梨洲始也。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原法以下諸篇。亦燦然有法治之精神。此近世學子所既知。無俟吾喋陳也。律呂新義二卷。則後此言律學者祖焉。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諸作。啓近世研究算學之端緒。其後梅定九文鼎本周髀言曆。世稱絕學。而不知實梨洲發起之。（梨洲嘗言句股法。乃周公商高之遺。）

十

後人失之。而西人竊其傳。梨洲誠魁儒哉」船山最崇拜橫渠謂「其學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惜其門人未有殆庶者。又以布衣貞隱之故。當時鉅公如文富司馬無繇資其羽翼。故其道之行。不逮周邵」吾今於船山之學亦云。然矣正蒙注思問錄兩書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瀏陽譚氏謂五百年來學者眞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過言也讀通鑑論宋論兩編。史識卓絕千古。其價値至今日乃大顯。無俟重贅。抑黃書亦明夷待訪之亞也。其主張國民平等之勢力以裁抑專制三致意焉（吾昔抄錄讀通鑑論宋論黃書中發民權之理者。凡三四十條。文繁不備徵。）黃王之軒輊。吾蓋難言之。」（乾嘉後漢學家之說經。往往有自矜創獲。而實皆船山諸經稗疏所已言者。故船山亦新學派之一導師也。）習齋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精華之論。皆在於是。號之曰周孔之學。以自別於程朱。其言曰以講讀爲求道。其距千里也。以書爲道。其距萬里也。蓋其學頗有類於懷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實宋明學之一大反動力。而亦清學最初一機捩也。雍乾以後學者莫或稱習齋。然顧頗用習齋之術。但其術同。而所用之之目的地不同。以實事求是一語。而僅用之於習齋所謂其距萬里之書。習齋其恫矣。乃者餘杭章氏極推習齋。以爲荀卿以後一人。其言或太過。然要之爲一代大儒。必矣」五先生中。其最不顧者莫如

繼莊。使非有全謝山一傳。恐至今無復有道其名者。更靡論其學也。吾舉繼莊以厠於顧黃王之列。聞者其將眙之。雖然。繼莊決不讓諸君子。繼莊所著書。或未成。或散佚。今傳者惟一廣陽雜記。（吳縣潘氏所刻功順堂叢書有之）得緣此以闚其崖畧。繼莊之學。最足以豪於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國語不統一。而國民團結力因以大殺。今之識者。惝然憂之久矣。十年以來。新字問題。孳乳發生。而至今未有所成。烏知夫二百八十年前之先輩。早有從事者。則繼莊之新韻譜也。（全謝山云。『繼莊新韻譜以華嚴字母爲本。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按即拉丁文也）小西天梵書（按當是西藏語）暨天方（按即阿剌伯）蒙古女直等音。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然後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則逐人便可印正云』按其書今不傳。其所造字母。不可得而稽。其果適用與否。無從斷言。要之眞不朽之盛業也。使繼莊在今日。偏通諸國語言文字。其成就可限量耶。）二曰倡地文學。地文學今列於普通科。髫齔之子入新塾者。往往能道。若夫五十年前則

舉國學者未或注意於是也而繼莊實發明之（全謝山云。繼莊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記其北極出地之度。與其節氣之先後異同等。（中略）（按今泰西地理書莫不有之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按此皆極精之論今泰西地理家言所最注意者非有得於歸納論理學不能道也）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諸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按地學之精微至是而極。近世學者謂地理與羣治有密切之關係誠有察於此也。吾去年始見日本人木口長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學一書舉日本全土風俗政治種種發達之差異而悉納之於地理。旁引泰西各國以爲證。而皆有精確不磨之論據。吾讀卒業。嘆爲得未曾有。而不知吾二百年前之先民已有志於此業者。後起無人大業不竟誰之責也可歎可媿）吾以爲以繼莊學顧黃王易以顧黃王學繼莊難。高山景行吾嚮往焉

由此觀之。近世學術史上所以爛然其明者。惟恃五先生。抑五先生不獨近世之光。即置諸周秦以後二千年之學界。亦罕或能先也。顧明之末。清之初。以何因緣而得有此。吾嘗推原之。以晚明政治之腐敗。達於極點。其結局乃至舉數千年之禹域。魚爛以奉諸他族。創鉅痛深。自古所未嘗有也。故瑰奇絕特有血性之君子。咸惕然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深覺夫講求實際應用的政論之不容已。此其由時勢所造成者一也。姚江

學興既舉前此破碎支離之學而一掃之晚明百年間學者咸有發揚蹈厲之氣異於前代儒之有俠風也孕而育之者姚江也（五先生之學。皆有近墨子處。吾將別論之。）故謂五先生以王學為原動力可也但王學末流狂恣滋甚徒以一二口頭禪相尙其對於自己也去實踐愈遠其對於社會也夫實用愈遠物極必反然後諸君子不得不以嚴整之戒律繁博之考證起而矯之故謂五先生為王學之反動力可也兩者兼然後此種特別之學派出焉此其由舊學所造成者二也（五先生中。惟梨洲與王學有直接關係。其餘若亭林船山。於王學皆往往有所糾正。不表同情也。習齋則幷宋明而悉棄矣。故言五先生之學與王學有關係。聞者或疑焉。雖然。間接之影響。往往更大於直接。此不可不察也。）使五先生生於他代以其才與其學必將有所藉手著之實施則無暇以學鳴而其學之深造必不逮是顧以亡國遺民義不可以立人之本朝其所懷抱不得不盡假諸竹帛又其奔走國難各間關數十年於一切政俗利病皆得之於實驗調查以視不出戶而談天下事者與夫擁旄節以間民疾苦者相去遠矣此其由諸先生之地位所造成者三也綜此三因則此種學派不產於他代而惟產於永歷康熙之交有以夫有以夫雖然。以諸先生之才之學之志之節各皆獻身以盡瘁於國事而卒無救於亡明是則可痛也若語其原因。蓋甚複雜焉。以非本論範圍。今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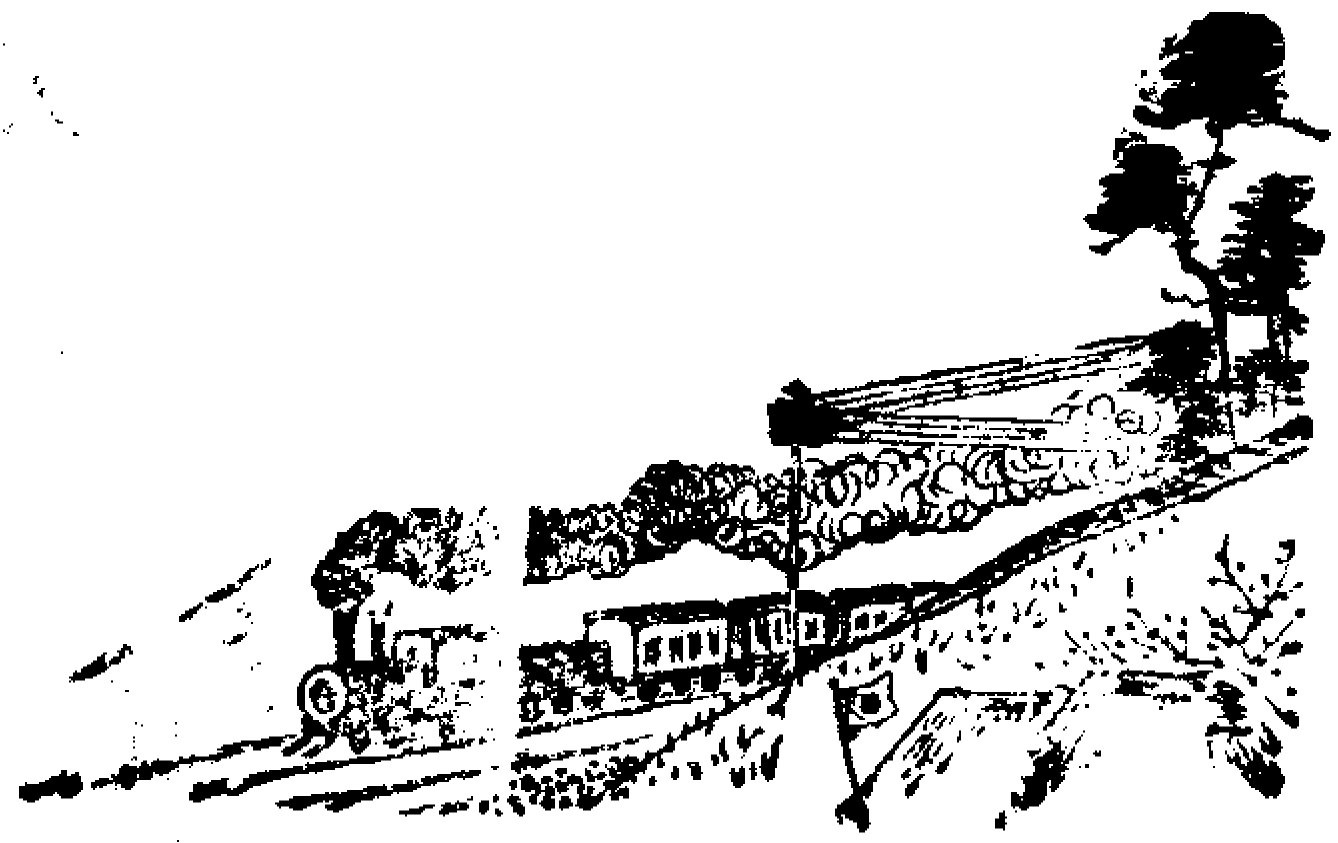
同時學派與五先生相近者尚數人。於蜀有唐鑄萬(甄)著潛書二篇四卷。(乾隆間嘗爲禁書。今有重印者。)近世學者多知梨洲船山能發民權公理而不知巴蜀山谷間有唐氏者與之作桴鼓應也。(潛書上篇有鮮君篇抑尊篇。抑尊篇云。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螻之。不類於我。其去治道遠矣。又曰。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曰。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處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下之下。潛書下室語篇云。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又止殺篇云。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爲一人養也。凡此諸論。自墨子孟子以後久矣夫不獲聞矣。是眞可與梨洲之原君原臣相表裏者。當二百年前能倡此。何可及也。吾故不憚臚舉之。)於吳有陳確庵(瑚)其學多得於桴亭而尤好言經世。徧全史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皆能背誦云。其精力眞不可思議。所著述關於農田水利兵法者尤夥。而劍擊之技妙天下。於鄂有胡石莊(承諾)著繹志六十一篇二十餘萬言。自擬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論者謂其精粹奧衍過於二書。此三君子者。亦崛起卓然自成一家。其最章章者也。而顧景范(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亦曠古一絕作。其所得於亭林繼莊季野者頗多云。亦此一派之一支流也。

梨洲有弟曰晦木（名宗炎）俠氣過於乃兄。其學之醇不及之。而精到處與之頡頏。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而著書亦數十卷。（晚年以石函錮所著述。語其子曰。急則埋之。身後果有索者。子如其言。子卒。遂莫知所在）云。一小梨洲也。萬季野爲梨洲高弟。最能傳其學。（下段別論之）其子百家亦殆庶幾。此黃學傳授之大略也。習齋高弟曰李剛主（塨）曰王崑繩（源）剛主屢被薦辟不赴。晚年受聲樂之學於毛西河。多所著述。崑繩摯以傳顏學爲已任。與方望溪多所辨難。見於望溪集。此顏學傳授之大畧也。船山崎嶇山谷。其弟子無一有力者。繼莊則兎起鶻落。不可方物。其名且隱。其學更無論也。亭林以不好講學故。直接有力之弟子無一人。而二百年來漢學家。率宗尚之。雖然。以是爲顧學。顧先生不任受也。然則五先生之學派。或身歿而絕。或一再傳而遂絕。雍乾以後。不復存於人間矣。厥後惟乾隆間全謝山（祖望）私淑梨洲。得其形似。近世譚瀏陽私淑船山。青出於藍。强編學案。則二君其選也。夫以五先生之魄力。能闢千古未闢之學統。而顧不自傳諸其人。以光大於後世。則何以故。吾將於次節論之。

同時學行與顧黃王劉相類。而不以學名者。尚有一傅青主（山）以任俠聞於鼎革之交。

國變後。馮銓魏象樞嘗强薦之。幾以身殉。遂易服爲道士。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或强以宋諸儒爲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云。雖然。史家謂其學自大河以北莫能及者。蓋有所懷而自隱其志焉者。於黃顧亦當時黃冠浮屠中如青主者不乏人。舉其學最高者爲代表云爾。流俗所以知青主者。以其女科醫方。實則青主非知醫者。其方不過得自家傳云。

（此節未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續第五十三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八章之續

第一節之續

言泰西近世文明進步之原動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創歸納論理學掊武斷之弊凡論一事闡一理必經積累試驗然後下斷案也（前此亞里士多德所傳之論理學。謂之演繹法。以心中所懸擬之理。命為前提。而因以下斷案。至倍根起。謂尋常智慧。易有所蔽。所懸擬之前提。未必正確也。前提不正確。則斷案亦隨而俱謬矣。因用積累試驗之法。既懸擬一理矣、不遽命為前提也。參伍錯綜。向種種方面以試驗之。求其眞是。乃始命為前提。是即所謂歸納法論理學也。）審如是也則吾中國三百年來所謂考證之學其價值固自有不可誣者何也。以其由演繹的而進於歸納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紀文學復興以後。學者猶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想。自倍根興而始一矯之。有明末葉正中國之詭辯空想時代也及

明之亡顧黃王顏劉諸子倡實踐實用之學得其大者閻胡二萬王梅諸君同時蔚起各明其一體其時代與倍根同年（倍根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卒於天啓六年）其學統組織之變更亦頗相類顧英國以有歸納派而思想日以勃興中國以有歸納派而思想日以銷沈非歸納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者誤其塗徑也

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惜乎其用不廣而僅寄諸瑣瑣之考據所謂科學的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問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與一已之臆見而必力求眞是眞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啓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啓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家皆備之故曰其精神近於科學所謂分業的組織何也生計家言謂社會愈進於文明則分業愈趨於細密此不徒生計界爲然也學界亦然晚近世學益昌而學者亦益以專門爲貴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碩儒大師往往終身專執一科以名其

家。蓋昔之學者。其所研究博而淺。今之學者。其所研究狹而深。（如法律學一科也。而國法國際法民法刑法商法等。各為分科。分科中。復有分科。如國法中。治憲法者。治行政法者。不相雜厠也。國際法中。治公法者。治私法者。不相雜厠也。凡諸學科。莫不皆然。學愈進則剖析愈精。而學者之分業愈行。）本朝漢學家之治經亦有類於是。（乾嘉以後學者。皆各專一書以終身。如段氏之說文。陳氏之毛詩。胡氏之儀禮。孔氏陳氏之公羊。乃至或專事校勘。或專明金石。或專釋地理。或專研聲律。或專考歷算。其分業愈精。其發明愈深。百年前之經學。其組織殆可稱完備。）故曰其組織近於分業。夫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汨沒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餘力者也。雖然。平心論之。其研究之方法實有不能不指為學界進化之一徵兆者。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諸開而用諸閉。不用諸實而用諸虛。不用諸新而用諸陳。則別有種種原因焉。若民性之遺傳。若時主之操縱。皆其最鉅者也。蓋未可盡以為諸儒病也。

本朝學派。以經學考據為中堅。以為欲求經義。必當假途於文字也。於是訓詁一派出。以文字與語言相聯屬也。於是音韻（古音）一派出。又以今所傳本之文字。或未可信據也。於是校勘一派出。以古經與地理多有關係也。於是地理一派出。以古經與天算多有關係也。於是天算一派出。以古代之名物制度與今殊異也。於是名物制度一派出。是為乾嘉時代最盛之支派。

言聲音訓詁學。而以漢以後字書爲未足也。於是金石一派出。言地理而以域內爲有限也。於是西北地理一派出。以今傳之經籍爲未完備也。於是輯佚一派出。崇古尊漢之極點。而以東漢之學術。其導源更自西漢也。於是今文經說一派出。是爲乾嘉以後續興之學派。

推其考據經學者以及羣史。於是錢（辛楣）王（西莊）一派之史學出。推其考據經學者以及諸子。於是畢（秋帆）一派之子學出。彼非誠欲治子史也。以經學之居位。已悉爲前輩所占。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故謂之爲經學之支流可也。若此者是爲清代學術之正派。

此正派之初祖誰氏乎。曰閻百詩（若璩）曰胡東樵（渭）閻氏著古文尚書疏證。定東晉晚出二十五篇之僞。批郤導窾。霍然以解。胡氏著禹貢錐指。謂漢唐二孔（僞孔安國注及孔穎達疏）宋蔡氏（蔡沈集傳）於地理多疏舛。乃博引羣書。以辨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異同。此二書出。乃爲經學界開一新紀元。夫二書者。各明一義至爲區區。而經學新紀元之名譽。不得不歸之者何也。蓋三百年來學者。以晉唐以後之經說爲不足倚賴。而必求徵信於兩漢。此種觀念實自彼二書啓之。而其引證之詳博周密斷案之確實犀利尤足使讀

者。舌撟心折。而喚起其尊漢蔑宋之感情。閻書專攻僞孔。胡書多引鄭注及說文以正孔疏蔡傳。清儒之崇拜許鄭。其感情實自此二書始。蓋二書直接之發明雖局於一節。而間接之影響則徧於全體也。故清學正派之初祖。必推二氏。

同時經學別派有二大師。曰鄞縣萬充宗。斯大季野。斯同兄弟。充宗爲禮書三百卷。春秋說二百四十卷。燬於火 季野爲讀禮通考百二十卷。此書冒徐乾學名實皆出季野手 二萬之學不標漢宋門戶。其感化所及於清代學界者不如閻胡之鉅。然言三禮者必祖之。尋秦蕙田有五禮通考之作 二萬皆梨洲高弟。其學之大體。受自梨洲。而顓門覃精。更有所進。季野之史學。尤吸納萬流。推倒一世。雖然萬氏派之史學。不盛於清代。

經學與萬氏派略相近者。有馬宛斯驌著左傳事緯及繹史。顧有人敢贊之。乾嘉後學者。病其家法不嚴。與五禮通考同譏焉。實則二書皆三百年來傑構也。雍乾間有顧震滄。棟高著春秋大事表。其學統亦略近萬氏。

中國於應用科學無一足稱者。其最發達莫如算。聖祖時此表焉。後有西儒南懷仁輩備顧問內廷。高髻廣額。流風寖被於後。於三百年來茲學之進步。頗有力焉。而開其先

者。曰王寅旭（錫闡）曰梅定九（文鼎）王氏當前明徐文定（光啓）修歷之時。已潛心玆業。著曉菴新法六卷。梅氏致心折焉。顧亭林品評時彥。獨首先生。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其所造可知也。梅氏則三百年言算者所宗矣。所著算書凡二十五種六十卷。（實二十九種其孫文成編校時刪併爲今數即所傳梅氏叢書是也）此後官書。如律呂正義歷象考成等。多本之。若算學於本朝學界上有價値者。則開宗之名譽。舍兩先生無屬也。

故吾以閻胡二萬王梅爲新學派之開祖。就中閻胡影響最鉅。諸人次焉。

孫李陸呂二張顧黃二王顏劉二萬。皆明遺民。於新朝不肯受一絲一粟之豢養。非直其學之高抑其節行又足以砥所學也閻氏雖一應徵。然未嘗立其本朝。胡氏蚤歲力拒徵辟。晚節舉祖南巡。獻頌賜對。士論稍惜之。梅氏亦於南巡時强起召見。雖然。三先生者皆以處士終也。（萬充宗就明史館席然不肯受官自言欲握國史權以報故國云其志可敬也）故吾謂諸先生皆當號曰明儒不當曰清儒若夫語於學統則固劃然爲一新時代以明學目之焉又不得也

自有所謂以名臣兼名儒者而清學始不競矣其最初有聞於時者曰魏環極（象樞）魏石生（裔介）陸稼書（隴其）張伯行（孝先）二魏以靦介聞。新朝創法立制。多出其手。而於學界關係蓋

鮮。稼書肫篤明察。循吏之才。伯行敬慎廉介。硜硜自守。其行節無可議。然學太隘陋。稼書之言曰。「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伯行纂性理正宗排斥陸王。不遺餘力。王學之絕。陸張最有力焉。其人既見稱於時主。其學益見重於流俗。思想自由。乃銷蝕於無形之間。二氏個人之私德不足贖其對於社會之公罪也。其純然爲學界蟊賊。煽三百年來惡風而流毒及於今日者。莫如徐乾學湯斌李光地毛奇齡。

近儒或以歐陽修蘇軾爲宋學界之蟊。其論稍過。若清之有徐乾學。其又下於歐蘇數等者也。清興首開鴻博。以網羅知名士。不足則更徵山林隱逸。以禮相招。不足則復大開明史館。使夫懷故國之思者。或將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網矣。除吾所陳諸先生外。其倖免者寡也。而當時汲引最盛者曰崑山徐。彼以南人處文學最盛之區。一時魁儒大師。皆所素往還。既緣倖幸驟獲寵貴。則以利祿相歆。以威勢相脅。而屢主文衡。久尹史職。務欲盡羅名宿。致諸門下。彼固不知學。而藉門下食客。以爲之緣飾。既博禮士之

名。復徵續學之譽。侈然以稽古之業爲餌。而使一世廉恥浸潤以銷滅。士之弁髦氣節。以奔競諂諛爲尚。其受徐氏之影響者最多焉。不然。有明三百年之所養。何一旦掃地以盡若是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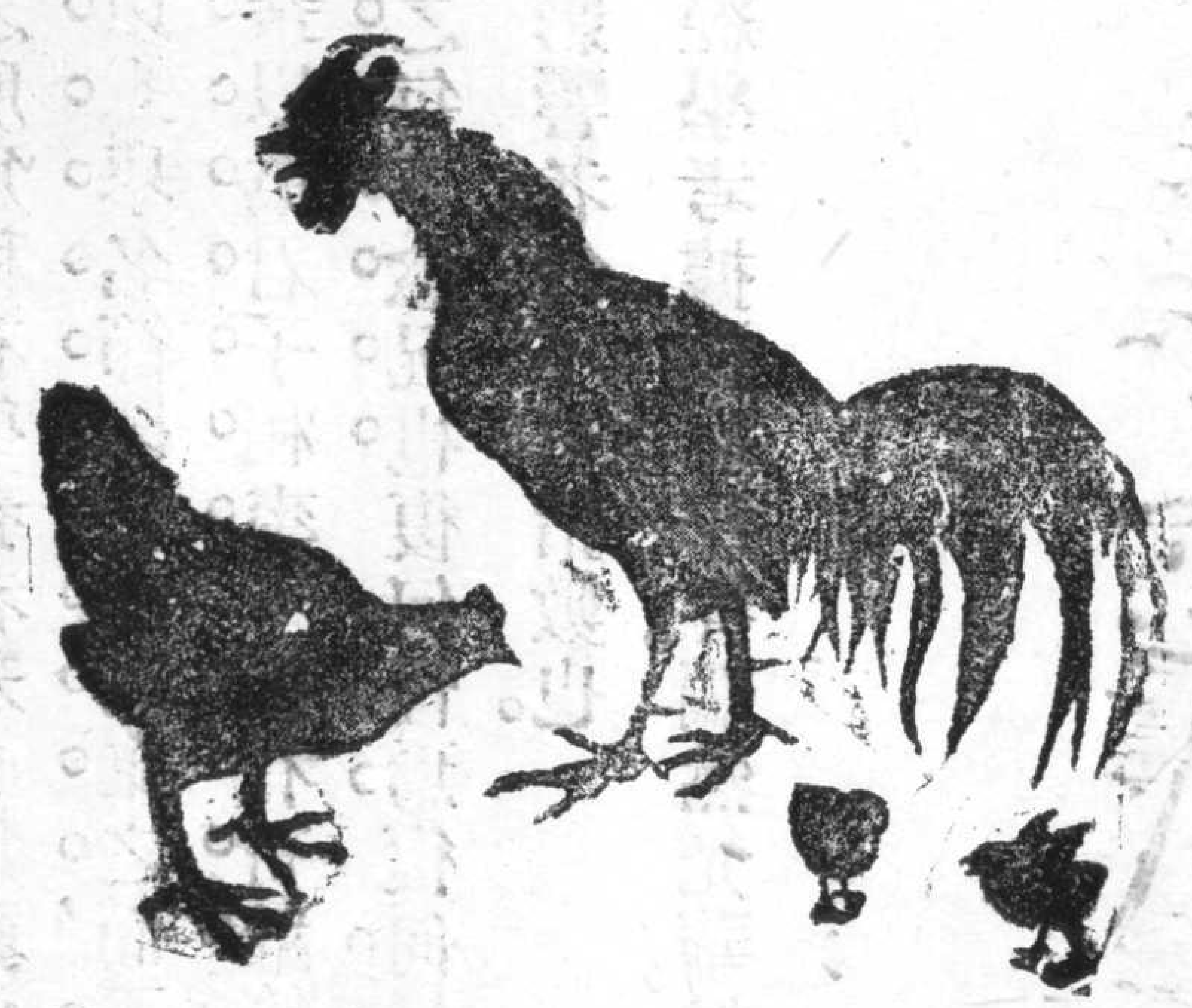
●●●●●湯斌李光地皆以大儒聞於清初。而斌以計斬明舊將李玉庭。光地賣其友陳夢雷。而主謀洪耿鄭。皆坐是致貴顯。然斌之欺君。聖祖祭之。光地之忘親貪位。彭鵬（閩人給事中與光地同鄉）劾之。即徵論大節。其私德已不足齒於流俗矣。而皆竊附程朱陸王。以一代儒宗相扇耀。天下莫或非之。質而言之。彼二氏者。學術之醇。不及許衡。而吳澄。名節與之相類。附進之正。不及公孫弘。而作僞日拙。與之相類。程朱陸王之學統。不幸而見篡於豎子。自茲以往。而宋明理學之末日至矣。

●●●[illegible]乘時得位。不及崑山睢州安谿。而挾其雕蟲炙輠之才。行以狂悖恣肆之態。其[illegible]學界。亦頗有力。全謝山著毛檢討別傳。於其生平行誼。魑魅罔兩。無遁形矣。毛自謂浙江之役。曾預義師。實則以鼓琴階進於保定伯毛有倫。事敗遂亡匿。毛嘗亡命爲僧。自謂以避詩獲罪。其實即殺人罪也。嘗聞緒論於閻百詩及施愚山。竊其唾餘以自炫。及夤緣預詞科得檢討。乃仇閻施。其著古文尚書冤辭。專以強辞排百詩也。昔曾恩彼者。皆怨報之。既貴。棄其糟糠婦。嬖妾對其門生張希良。盛發奇齡平生醜行。至不堪入耳云。此皆全氏鮚埼亭集外編所記也。論者或斥奇齡爲兩截人。

猶未知其眞相耳。彼其辯才既便給。記載既雜博。乃徧仇前哲。以文其小人無忌憚之行。肆口嫚罵。漢以後人無一得免。而其所最切齒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跡其所抨擊。純然市井無賴叫囂者之所爲。稍有學養者。未必爲動。但承其時學風舍漢宗宋之機已動。而遭毛氏之教。可以悉舉名節閑檢而蕩棄之。而不失爲大儒。其便學者之私圖。孰有過是。上既有湯李輩以僞君子相率。下復有奇齡等以眞小人自豪。而皆負一世重名以左右學界。清學之每下愈況也。復何怪焉。復何怪焉。後此袁枚食械輩。皆直接汲毛氏之流。而間接受影響者。尚不可指數也。

自此以往。宋明學全絕。惟餘經學考據。獨專學界。爛然光華。遂入於近世第二期。

（未完）



餘錄

周末學術餘議

金七十論學者來稿

貴報第四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篇。謂周末理想勃興。其原因凡有七事。又取先秦學派。分爲南北。眞能洞見社會之沿革。種性之蕃變者。惟篇中尙有數事。鄙意未敢苟同。謹獻顓愚。用祈裁定。

一謂子思孟軻與荀同源。而其强辟排斥與他子等。爲尊小宗而忘大宗。鄙意子思于學界本無卓絕過人之識。徒以孟氏出其門下。遂被高名。其實不過仲尼之鄰子耳。蓋在儒家。實能開新世界者。下比子思。誠不啻長狄與侏儒也。乃荀卿所以並譏二子者。蓋自唐虞以至周末。雖文明日進。而神權宗教之見。猶未滌除。至荀卿一出。知禨祥神怪。一切出于誣妄。大聲疾呼以息此燄。觀其全書。率皆此旨。無庸瑣屑徵舉也。夫神權宗教之有儀式者。文化既進。夫人而知其謬。若夫改變舊說。自立新義。以此傳諸材性道德。則學者之神經亦爲之梗塞紊亂矣。是故荀卿所舉以非思孟者。要在五行。五行

之說。今于二子書中證據雖少。然中庸開端即以天命爲性。始舊注釋其義曰。「木神則仁。火神則禮。土神則智。金神則義。水神則信」。是可見中庸本旨固以五行附五德也。又其稱述仲尼。乃云「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斯非宗教語乎。孟氏從子思說。又以仁義禮智四德並舉。大抵亦本諸此。自以五行傅五德。適與鄒衍之學接觸。至漢世春秋繁露白虎通義諸說。千徙萬變。終局促于此範圍。當世經生非無思想發達者。自困藩籬。坐令頹萎其影響于政治界者。則遇星變日食河決山崩等事。或殺貴臣。或赦盜賊。綱紀廢弛。一聽天道。其諸子思孟軻實爲戎首歟。夫五行之說。遠本上古鴻範。肇其緒二雅。承其流(齊詩五際六情之說)。是以孟子于詩書爲其專長。荀卿於詩書在所必殺。詩猶薄伽梵歌。書猶富蘭那神話。抑豈無哲學古義。存乎其間。而足以眩惑人者不少。然則荀卿非特譏思孟。亦未必純宗孔子矣。哲學觀念歷世變易。不必趨步本師。釋伽初教。惟欲解脫苦集。其說實近虛無。至馬鳴大士出。以爲無明染相。悉皆實在。排斥灰滅。小乘不遺餘力。而終不敢昌言排佛。荀卿之尊孔子。而譏思孟亦與此類。豈獨不尊大宗。亦并譏其初祖。推之宋世。洛閩江西諸彥。何獨不然。然其所見。實有陵駕孔氏者。故據師法言。則

可謂之偭規據眞理言則不得不謂之見道。意者學派之異于宗教其異點固在是乎」。

一謂藝文志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鄙意儒與六藝本不同科。儒爲一家之私言。六藝爲九流之公業。他家姑不盡引。即如墨子既稱百國春秋。又引逸書雅頌。非徒徵擧其詞。亦實奉爲法式。莊周作徐無鬼篇。載當時游說者橫以詩書禮樂。從以金版六弢。此可見戰國學風矣。無他。六藝本典章記註之書。肄業所及。不能出乎其外。亦猶今時爲專門科學者。其在中小學校時。無不略讀國史。特儒家所習。專爲孔子刪定之書。而墨與諸家所習。則尚有逸書逸詩與不修春秋。在此其別耳。夫未刪定者。爲儒家所不取。而已刪定者。則未必爲諸家所棄遺。故曰六藝者九流所公也。秦火已後。獨刪定者尚在。藝文志不得不僅取此以應名實。然苟有斷簡孑存。則亦一概入錄。如尚書家有逸周書是也。漢世九流鉅子存者無幾。而儒家尚占多數。則稱說經傳者自在儒生。故藝文志不得不崇儒於六藝。推尋元始。其知六藝非儒家所專擅也明矣。借令周末本無餘子。獨有儒者一家。儒與六藝亦不得合。何者。六藝爲實錄。儒家爲理論。一則具體。一則抽象。本無同在一略之法也。況

推本六藝者實繁有徒耶故鄙意二者分科於義實允惟論語孝經與所謂典章記注者體本殊絕而儒家以外亦未聞誦習其書禮記百三十一篇屬通論者不少又多從儒書錄出而皆置之六藝略中斯實漢世尊奉孔氏墨守師法之過今所當議者此爾

一謂農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可列於九流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書略方伎略在諸子略外於義不完鄙意農家者非徒植穀分區之法常平積貯之政也如許行爲神農之言而其所主持者乃在君臣並耕此與近世勞作私有權說幾無二致爲社會學中一大宗派固形而上之農非形而下之農矣方伎略中能有此義乎兵家如吳起輩非不兼涉政治而究不過政治之一分支非如農家欲盡變薦紳工賈以爲耕夫其範圍及于全部社會者也況編集兵書者爲張良韓信彼固長于軍旅而非精研內政觀編集者之爲何如人即可知其書之爲何如書蓋如吳子之兼涉政治者亦鮮矣故農家可以入諸子而兵書方伎不得不獨爲一略有形上形下之分焉商本與農異職如計然白圭輩所見亦極遠大而當時貨殖學者挾術自助率以商與農兼越絕載計然范蠡之說大抵如是則知言商術者

其說固兼見于農書而未嘗特爲一帙。九流之有農而無商。勢亦不得不然也。

一謂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鄙意謂此種書籍今已不傳界限如何。無由臆測苟以近世著述喩之則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可以入陰陽家。而一切卜筮形法諸書。則當在數術略。此亦形上形下之分也。使不見其書而徒以名號揣度。則安知若者爲形上若者爲形下耶。今漢志所錄雖無執證。然陰陽家鄒衍一人。史記備存其學說。關于時間者。則五德轉移是也。關于空間者。則大九州是也。五德之說。與儒家思孟同符。其粗者傳之張蒼公孫臣。藉以五行推統系而吹律定姓三統文質之義起焉。其精者傳之董仲舒。翼奉輩以五行附道德而澄列五性以立父子之說起焉。仲舒有五行對篇五行之義篇。其言曰「五行者。五行之行（德行）也。木生火養。金死水藏。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行也」藝文志有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昔人每不能解。豈知其爲推衍董學乎。翼氏以五情分配方位。則純爲主觀之心理。又進于客觀之倫理矣。昔希臘哲學家他列士作形神合一論。歸世界之原理于水。赫科利德斯作轉化論。歸宇宙之

根本于火。而赫氏更謂「世界有神火。人之精神。爲神火之一部。是稱心火。心火乾燥者爲賢人。心火溼潤者爲愚人」此與以五行附材性道德者。最爲微近。大九州之說。非得之于步地。亦非得之于讀書。憑虛冥索以爲數有必至。故與印度富蘭那神話。如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彼云「宇宙以須彌山爲中心。而最近此山者。爲閻浮洲。其中凡分九界。有鹽海環之。其外他洲。又有餳海環之。如此七洲七海。大圓同心。至於落伽山脈而爲極際焉。此非與裨海大瀛之義。冥合無間耶。夫希臘哲學。印度神話。皆由冥想構成。理固荒唐。終非形下。鄒衍立說。正與彼同。豈若賣卜旋式。占星相人者。區區小道。致遠則泥乎。以此推之。陰陽家義本浩博。故阻化害政者。亦多數術。略理至膚淺。故卑論儕俗而易破。此即其界限之分明可指者也。

六

一南派支流。以屈原與許行並舉。鄙意屈原特賦頌之雄。豈得抗衡許氏。其思想幻忽。非有宗旨。天問一篇。因廟壁圖畫而作。九歌諸曲。以俾儺謠舞而成。可稱宗教。而不可稱學派。可稱民間宗教。而不可稱組織宗教。試變天問爲散文。較論衡之煩瑣。哲學。尙遠不逮。況能與許氏頡頏耶。唐甄有言「屈原之死。疑有祟焉。發而爲言。皆非人

世之言。其心志所往。皆非人世所及之境。見神見鬼。神語鬼語。可畏也。使當日者其弟子見其師之迷亂。往卜於鄭詹尹。詹尹必曰湘水為祟。則至湘水之濱。備牲沈玉以禳其災。原或免于死乎。」是雖諧謔語。可謂洞見屈氏之病根矣。宗教病態。不狂不止。貪欲亢進而拜蘇摩。色欲亢進而崇毘紐。美感亢進而舞蹈于壇殿。神感亢進而傍偟于森林。其發為文辭。靡不雄麗。而原也兼備之。非其神經妄動。以致此疾耶。徒舉其文。誠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疇者矣。以思想言。則為不規則之思想。列諸南方學派。殆未可也。

以上數事。聊貢一得。意者飯愚所及。篤時拘墟。未足語于天地之大。惟大君子裁察焉。

右來稿一篇。以二月杪寄到。本擬登第四號。因排印不及。故改登本號。篇中陳義。悉洞本原。第五條辨屈原為文家而非學派。尤中癥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記者所心折而深感也。其中惟第一條。與鄙見不無異同。荀卿之攻孟子。實由黨同伐異之見。來稿謂二子未脫神權宗教思想。荀之攻之。專在此點。而二子書中。既不能得其言五行之證據。則引舊注附會之說。强謂言五德者即言五行。恐思孟所不受也。西漢經說。多出荀卿。(汪容甫述學考據頗詳)而陰陽五行說最盛。然則謂此種道術。原本荀卿。尚稍為

近耳。當時諸子。互相爭辯。常不免強詞奪理。頗類村嫗嫚罵口吻。實吾國學史上一汚點。如孟氏謂楊氏無君墨氏無父。夫爲我與無君何涉。兼愛與無父何涉。斯豈非溢惡之言耶。荀之攻孟。亦若是則已耳。荀學之取義宏博。綜理密微。誠中國之阿里士多德也。吾非敢鄙薄之。但其非十二子一篇。則期期以爲不可耳。第五條所論。其大旨固所心折。但鄙論標題爲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非欲爲中國哲學史也。故苟有可以代表一時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得不著論之。如第一章之胚胎時代。第四章之魏晉時代。其思想更下於屈原。亦不得不舉論也。不問其思想之爲良爲否。爲完全爲不完全。爲有條理爲無條理。但在其時代占勢力者。則舉之。此本論之例也。屈原之不脫宗教神話。實亦可爲當時湘楚間思想幼稚之一徵。烏可以其不完全無條理而遺之。且屈子之厭世觀與其國家主義。亦實先秦思想界一特色也。鄙論第五號已略言之矣。至其餘各條。皆精覈辨析。實足匡我不逮。他日全論殺青彙印時。必當校改以報盛意也。　記者附識

八

學術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中國之新民

亘萬古。袤九垓。自天地初闢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跡。略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即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〇九十六年訖一千二百七十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近。傅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數學天文學理

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之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盛。哲學區域。爲安士林 Anselm（羅馬教之神甫也）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剌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繙譯。而能讀亞里士多德諸賢之書。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爲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爲之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徧之途開。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環遊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耶。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 Copernicus（生于一四七三年 卒于一五四三年）之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侖布雖尋得美洲。然不知其爲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侖 Magellan（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衆國。儼然爲世界文明第一。而駸駸握全地球之霸

二

權者。歐白尼之爲之也。不寧惟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敎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謂天文學爲宗教改革之强援。爲諸種格致學之鼻祖。非過言也。歐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兒（二人國籍及生卒年月見本號學說門）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惟尚空論。呶呶然爭宗派爭名目。口崇希臘古賢。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爲種種舊習所縛。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驗諸事物而有徵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學家恒言。二賢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兒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鳩（Montesquieu 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卒於一七五五年）之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以前。政法學之基礎甚薄。一任之於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趣向。又發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當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廷。遂爲一

變。文請販賣奴隸之義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爲後世美英俄諸國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爲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實政法學之天使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 Rousseau（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年卒於一七七八年）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權皆爲貴族所擅。平民則視若奴隸焉。及盧梭出。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即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Social Contranct 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羣結約。以衆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衆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令 [illegible]（美國人生于一七〇六年卒於一七九〇年）之電學瓦特 [illegible]（英人生于一七三六年卒于一八一九年）之汽

機學。十九世紀所以異於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則四千英里之程。行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於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爲之也。昔日製帽製靴紡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製至萬枚以上矣。倫敦一報館一年所用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爲之也。美國大統領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於支那。上午在印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爲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濆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與一放紙鳶之富蘭克令（富氏嘗放紙鳶以驗電學之理）二賢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 Adam Smith（英國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於一七九〇年）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誕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侯官嚴氏近譯未成）出版於是年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爲之變動而已。其及於人羣之交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

六

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 盡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爲之也。近世所謂人羣主義。Socialism 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爲自今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 Bluntschli（德國人生于一八〇八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之國家學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於十八世紀而爲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爲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爲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爲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爲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爲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爲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 Charles Darwin（英國人生于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八二年）之進化論。前人以爲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趨於文明。前人以爲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

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强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甕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滋甚。謂有一魔鬼住於其腦云。非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爲强者爲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爲一人爲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自增植其勢力於國外謂之民族帝國主義）所由起也。此主義今始萌芽。他日且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前爲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爲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至如奈端 Newton（英人生于一六四二年卒于一七二七年）之創重學。嘉列 Guericke（德國人生于一六〇二年卒于一六八六年）杯黎 Boyle（英人生于一六二六年卒于一六九一年）之製排氣器。連挪士 Linnaeus（瑞典人生于一七〇七年卒于一七七八年）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德國人生於一七二四年卒於一八〇四年）之開純全哲學。皮里士利 Priestley（英人生於一七三三年卒於一八〇四年）之化學。邊沁 Bentham（英人生於一七四七年卒於一八三二年）之功利主義。黑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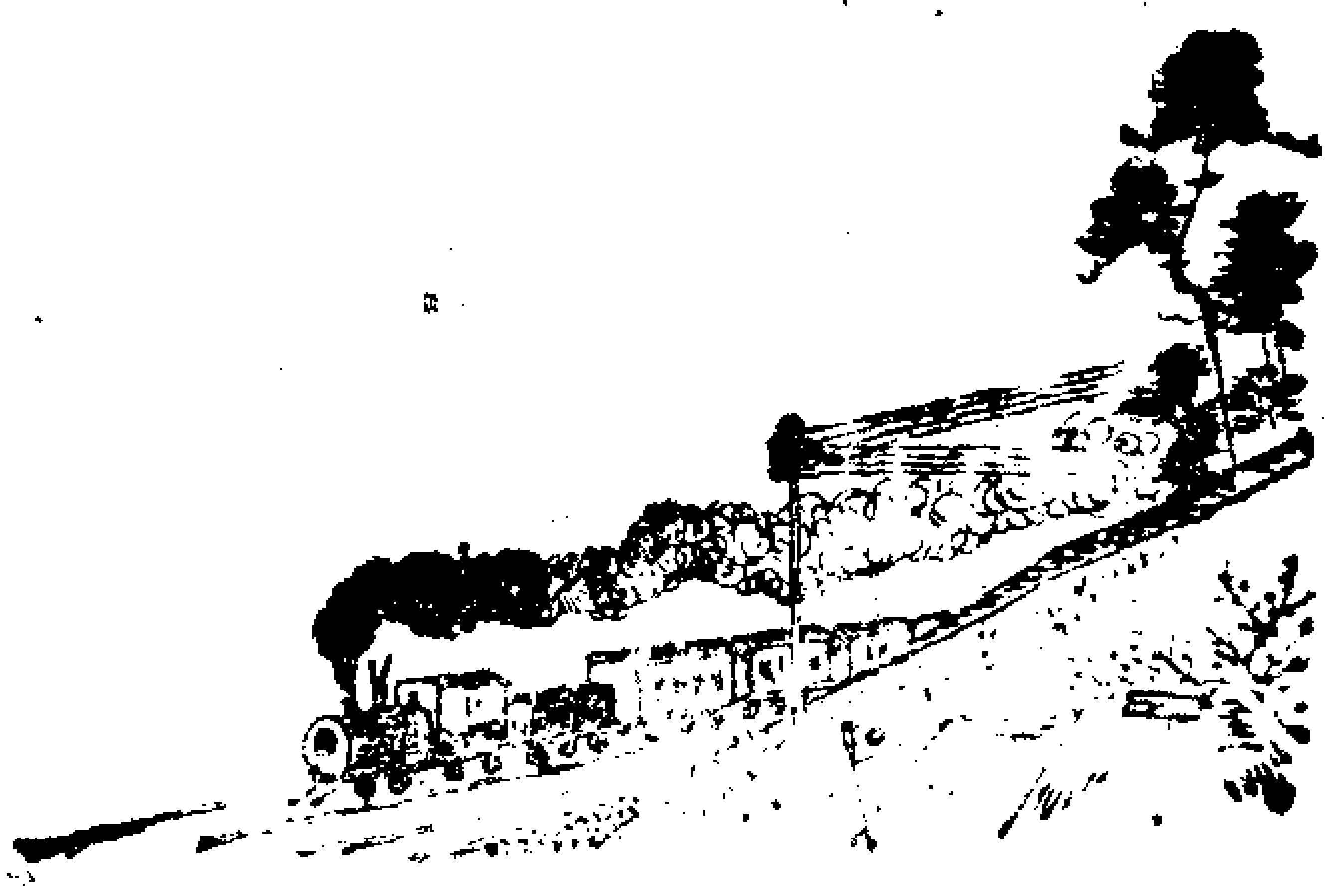
Herbart（生于一七七六年卒于一八四一年）之教育學。仙士門 St. Simon（法人）喀謨德 Conte（法人生于一七九八年卒于一八五七年）之倡人羣主義及羣學。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英人生于一八〇六年卒于一八七三年）之論理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 Spencer（英人生于一八二〇年今猶生存）之羣學等。皆出其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非如前代學者以學術爲世界外遁跡之事業。如程子所云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聳動一世。餉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荼如錦之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 Voltaire（生於一六九四年卒於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澤諭吉（去年卒）俄國之托爾斯泰 Tolstoi（今尚生存）諸賢是也。福祿特爾當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慭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爲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於法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

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爲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爲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于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著。別有心得。非蹈襲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爲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滿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鼓鑄者也。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爲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爲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長兮。吾聞足音之跫然兮。吾欲溯洄而從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獻身甘作萬矢的　著論求爲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　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　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　海天寥廓立多時



學術

文學說例（續第九號）

章氏學

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柹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見澁江保希臘羅馬文學史）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戲曲。散文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人史詩。敘述複襍大事者也。二裨詩。敘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于街談巷語者也。（同上）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文質不同。繁簡亦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久則忘失。綴以韻文。則便于唫詠。而記臆爲易。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惟夫體廢于史官。而業存于矇瞽。由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同波異瀾。遂各爲派別焉。春

秋以降。史皆不韵。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于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一二三四。百官所以紀數。（用莊子天下篇義）則管子其遺則也。立均出度。柱下所以埀法。則老子其遺則也。逮孔墨二家。自我作故。既非敍數。亦不用韵。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于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修之辭。所以異于子虛大人者。亦有韵無韵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于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淩誶。固非韵文所能檢柙矣。然則縱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偭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于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于演說者也。抑名家所著。爲演說之元則。彼固施諸筆箚。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取焉。

等是人言。出諸脣吻。而據實而書。不更潤色者。則曰口說。鎔裁删刊。緣質構成者。則曰文辭。彼戰國陳說。所以異子羽之爲命。觀射父之訓辭矣。逮固所錄。若蒯徹說信。伍被諫安。仍其本語。無所增損。如鞫獄之錄辭。此所謂口說也。至景十三王傳載中山王泣

樂對。語皆耦立。復施韵言。酒次讌談。亮非如是。盖勝既牽意。奏陳退而撰次本言。施以藻采。史官傳述。遂若造膝所陳。語本若爾。此所謂文辭也。由魏逮唐。分異文筆。余以文既異筆。而口說復與文筆大殊。策士飛箝之辯。宜與宋儒語錄。近人演說。同編一秩。見其與文學殊塗。而工拙亦異趣也。文選不錄口說此後人所宜法惟錄宋玉對楚王問蓋與漁父卜居俱爲設難非眞有此對故獨有取爾效戰國之口說以爲文辭者。語必傖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世杜牧。其最著也。然則溝分畛域。無使兩傷。在文辭則務合體要。在口說則務動聽聞。庶幾調適上遂乎。至乃上溯尚書誥誓諸篇。亦由口說。顧命「陳敎則肄肄不違」江氏集注音疏謂「重言肄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是也。夫以劇氣蹇吃。猶無删削。是知佗篇記言。皆摭書本語。無一字出于史官潤色。與堯典禹貢殊矣。尚書詞語閎雅。誠非戰國時可比。然辨章科目。所謂傳之簡牘事異篇章者。又未始用其族類也。

自歷史變故。諸子繼起。意內言外。分析始多。昔之單純者。語不完具。無傷于達情。今之分析者。文非孳乳。不足以集辭。故自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會日進。而史籀始爲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會日進。而李斯更爲小篆矣。上世語言苟簡。蓋與未開之

國相同。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也。案蒲斯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爲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無所區別。（見加藤弘之講論集）予尋鄦書。「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言「婦人俠牀」。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此則語無區別。與蒲斯門種勿殊。蓋庖戲儷皮以前之遺語云爾。又父子君臣夫婦。各有正文。而「昆弟」獨假于韋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弟」字。鄦書「兄」雖訓「長」。毛公故訓。實說爲「茲」。蓋由茲長而爲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爲宗服齊衰三月。蓋宗之重久矣。其始家族政體。宗猶羅馬之家父。亦若周世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尊嚴如父。崇絕如君。故餘子于適長。無敢有兄與昆之稱。而適長亦以臣子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虞夏以後也。又歷有君臣。已成國家。其初則有酋長而已。「酋」本「繹酒」（說文）引伸則以酒官爲「大酋」。（月令）部落之長。曷爲以酋爲號。蓋生人大欲。火食最先。進求蕩性。必在酗醉。亦猶勳頌舞蹈。勿能自己。有爲之炊釀者。則羣生

所賴。實曰司牧。是故稷爲天官。黎稱火正。其尊之如是其至也。酒官崇貴。義亦同茲。觀「酋」訓「酒官法度」爾雅釋文引說文如是而引伸爲「高」「貴」。廣雅釋詁尊高也孟子注尊貴也齊之稷下。猶稱長者曰「祭酒」。酋長名義。于是可知。若夫地處要荒。開化稍後。君臣既立。而酋長時代之遺語。蹤迹未亡。則其名號。又多錯襍。蓋「西旅獻豪」。見于書序。馬季長云「豪酋豪也」。而楚國以早夭之君爲「敖」。如若敖郟敖訾敖是也。以長官爲「敖」。如莫敖連敖是也。敖爲豪借。謂同聲通用之借君臣同稱。是即酋豪之舊俗矣。古者部落相爭。暫立酋長。以司軍憲。故令長之號。先于侯王。楚之執政。實曰令尹。而君亦別言「靈修」。見于楚辭。訓者望文生義。實多穿鑿。不悟靈修即爲令長。古金石以「靈終」爲「令終」。則靈令之通可知也。淮南王諱其父長。其書稱「長」曰「修」。而楚辭傳本多出淮南。淮南王嘗爲離騷傳王叔師招隱士章句云「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此楚辭傳本多出淮南之證、則修長之變可知也。君臣同稱。又酋長之舊俗矣。良由楚在周初。尙棲篳路。開化既晚。故遺語猶存。斯皆不見六經。而可以推知代語者乎。又計物量數。可徵故言。蓋近世達馬拉人。以煙草二本。易羊一匹。煙草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算數。知五而已。自五以上。無其語言。亦無其

會計。故見燀草十本。則擴張二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于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有知三而止者。而澳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燎。（見角田柳作譯格得社會之進化）

六

夫世無衡量籌算則人之計數。因以指爾。以五指爲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歷徵古籍。凡欲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爲舉九者。在社會開明而後。而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爲數至于三。無可增矣。且庖戲巳有十言之敎。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之中合」。其佗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抵以五爲度。諒當時亦獨庖戲知十耳。元元之民。則以爲數至于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暫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于胲頮。故亦相沿而弗普。由是觀之。語言文字之繁簡。從于社會之質文。豈不信哉。

騈儷爲言。獨在中夏。而希臘文辭務在對稱。亦如神社造像。肥瘠適均。（本希臘羅馬文學史）固知人情所必至。初無間于東西也。原其始造。必非文字單純之世。何者、皇世語言簡樸。或徒有義訓。夫造正文。逮及姬周。則有一訓而數文者。若釋詁所陳。二十餘言。總持一義。雖多同聲通借。而本字亦不少矣。誠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焉爾。方言列訓大

者十二語。訓至者七語。而云「初別國之言。不相往來。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于一言。則文亦拘蜀也。若史通雜說載姚最梁後略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而謂「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由儷辭盛行。語須偶對故也。」此丁儷辭。故傷繁鄭。然莊子山木篇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謂我爲餓借、然使辭遊繁複、則但云吾無糧足矣、亦不必有餓無食三字釋文云「我一本作餓」者、亦當由文人臆改、齊物論云、「今者吾喪我」吾我互易、則吾無糧我無食未必非互文也、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中「足下徼利于竟外。吾子託身于盟主。」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祇有吾子。而無足下之號。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栢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經。揮句皆雙。儷辭是昉。尋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廣陿之異釋山「山瀆無所通谿」說文、「泉出通川爲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繫辭義有正負。文實互施。危傾同義平易同義、晉語韋解「傾危也」釋詁「平易也」陸績說此即云「易平也」非有二訓數文。亦不得爲斯語矣。析言則谿谷有殊、危傾平易亦有小異然施于是處、無取其異也又今老子本作「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與莊子天下篇引作「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不同蓋六國時傳本各異也、雖然。儷體爲用。固由意有殊條。辭須翕

闢。子句無施。勢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爲工。不以同訓爲尙。儀徵推崇斯體。上溯文言。義自文心雕龍麗辭篇出信哉其見之卓也。若夫華質之分。貞濫之辨。斯于散句。故無低昂。百年以來。亦既明晳。夫承天籌邊。固比肩于晁令。周朗應詔。見宋書本傳亦雁行于賈生。馬劉二代。斯類寔繁。體若駢枝。語反簡覈。豈與夫蘇軾陳亮苟爲辭費者同年而校乎。至大同以後。徐庾金樓之屬。流宕失居。義無機要。亦不足與于作者也。

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蘭亭序絲竹管弦。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晳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云。旦爲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糧。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爲複矣」張氏書證駁多疏繆。尤信僞書。蓋明世積習爾然。時有一二卓拔過人。如此條所擧。足證互文相變之法。故摘錄于此。

夫琴瑟專一。不可爲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十無一二。而非同訓者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于是乎辭例尙焉。雖然、辭例又不可執也。若言上

下無常進退無恆。」易文言「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 斯二事者。一則同趣。謂上下與進退常與恆皆同趣 一則僢馳。謂處與行底與流義相反對 要其辭例則。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視馬謂馬之善視者 白馬視。白辭例一也。而白爲其體。視爲抽象。謂白馬舉其全形視馬指其兩目 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鷴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爲舉性。鮮爲加性。墨子經上有「移舉加」之文謂言詞分移舉加三性經說釋之曰「狗犬舉也吒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意存高下謂之加如素即白色是爲直指形質如鮮方言訓「好」淮南俶眞訓注訓「明好」好者由人意好之是爲意存高下如平氣稱狗是爲直指形質如激氣吒狗是爲意存高下同一言狗而有舉加之別是猶長言短言固不系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今世言形容詞者未能定其科別故今取墨子語定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庶幾得其分際 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寸無差。至于白視素鮮。亦必穿穴形聲。爲之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雖似渙釋。方更窮詰。抑亦賢智之過歟。自高郵始發辭例經義大明其後諸儒乃有削性適例者至今文士以王學爲穿鑿良可嘆息者矣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于文辭。曰現在使用法。國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爲善良用法。反之國語所無。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廢棄語 外來語。新鑄造語。施于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丘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

輙令神味滅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傭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爲虛飾。適示其言語匱乏而已。亞美利加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謂其友曰、「觀君文數用法蘭西文辭果使精練英語則無論何種感想皆自有言語可表何必用法語也」案英語貧弱亦如日本語不得不藉于他國輸入然普來烏德氏猶爲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過用從可知也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爲進步發見之時代。有新事物。或非新造語不足指明。然當察其所以用此者。爲虛飾耶。爲實際必要耶。乃可以定其當否爾。古者日本思想簡單。得簡易之漢語。已足明其指趣。而作者輙喜用險難多畫之漢字以驚人目。豈不陋哉。」案武島以外來鑄造。有時需用特殊令濫。而廢棄語則直爲官師所不材。是于日本容可云爾。至于禹域。進化雖紓。然其官府治具。社會人事。繁錯萬端。本非曩時之比也。頃歲以來。漸爲進步發見之代。常語簡單。有待鑄造。然尋檢雅詁。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東人尠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廢語爲一瞑而不復視也。夫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晦冥。而「暨」字古義可用。說文「暨日頗見也」目視兩物不行。漸遠則成交角。而「皀」字古義可用。說文「皀望遠合也」予向作正名略例、嘗道其麤物矣。語有惡其冗長。而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于勢固最爲徑便。豈若盧仝樊宗師輩喜爲險怪者比耶。夫惟官

號地。望著于標題施于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廢棄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此文辭之恆例也。械器輿服。古今異宜。亦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于子玄矣。見史通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攤旄剖符之率。而亟言「擊節」「處髡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襍用。是寧有厲禁耶。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倿。夫廢棄之語。固有施于文辭。則爲間見。行于謠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如釋詁云。「略利也。」而唐人謂礪刃爲「略刃。」釋詁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恫痛也。」而太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顏云通即恫晉令有「覆逴。」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坼。」此並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于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猶人人能言之。至于今日。斯例尚多。方言云「佻丁小切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崽音枲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聲如宰」今粵人謂兒童曰「崽聲如宰」則其遺語也。「傿音訛謂之仡。注船動搖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北人猶自稱「朁。」斯朕之音變

矣。昔人言「寗馨。」唐人言「某亭。」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爲某亭亭音火剛反」今吳人並有是語。斯亦關雎之舊言矣。至于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燠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故文辭則千年曠絕。謠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世有子雲。可勝記耶。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幾徧于全部之國民。何爲其佶倔滅昧也。故知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戒其過濫耳。若夫三者所施。各于其黨。則家賈齋有言。「戰龍載鬼。可以入周易。不可以入書禮。」亞諾路得評判論亦云。「認現在使用與否之問題。其于言語。不在常談之有無。而視其施于格段關于目的者何如。」是二說也。可以起牦椋無常之病矣。

（完）

法蘭西文學說例

貴公

文體說例　記事　辨論　學說　戲劇　書牘　詩體說例　樂歌　頌贊　戲曲　[illegible]諷　謳謠　雜篇

法蘭西之文學。分爲二類。即散文 La prose 及詩詞 La poésie 是也。散文分爲五種。即記事辯論學說戲劇書牘是也。

記事 genre narratif 又分爲四項。曰歷史曰小說亦曰稗史曰讕言曰報章

歷史者 histoire 所以記社會內一切人事之可記錄者之文也。今世之史家。以爲歷史不徒以記錄社會內之大事。如鈔胥吏所爲而已。每記一事必遠探其因。窮極其果而以道德學之大義審決之。

由是言之則歷史固不徒爲記事的而已亦描寫的 Descriptive 及哲學的 Philosophique 也。

所謂記事的者決無意義徒事記錄如吾鄉者所謂鈔胥吏之所爲者是也。

所謂描寫的者每記一事能描寫其天然之狀態使讀者勃然心動如觀圖畫而記中之人活潑如生是也。

所謂哲學的者每記一事能尋出其事之原因與結果而說明其理由是也。

歷史又分三種曰世界歷史曰普通歷史曰特別歷史

所謂世界歷史者 L'histoire universelle 記世界一切時代一切人民之圖案如包需爾 Bossuet 所著之世界歷史是也。

所謂普通歷史者 L'histoire générale 記一國民一社會生存之圖案如悔知聚 mézeray 之法蘭西史是也。

所謂特別歷史者 L'histoire particulière 所以記一省一州之事或只記一人之事記一人之事之歷史亦謂之傳 Biographil 其在希臘若布魯特奇之英雄傳 Les vies des hom-

mes illustres de Plutarque 即此類也。（按布魯特奇英雄傳。在十六世紀亞苗 amyot 氏始譯之爲法文。德來登 John Dryden 氏始譯之爲英文。）

一箇人自記其平生之行事者。謂之自傳 Aautobiographie

其在記錄。特別一時之歷史記之者。爲此歷史中之一人。（或旁觀者）若是者。謂之報告書。亦曰隨錄。mémoire 若聖西門之累支 Retz（地名）牧師報告書是也。

歷史之分年記錄者。謂之編年史 annalle 若大西特 Tacite 之拉丁編年史是也。

記事之單簡清潔。逐時分記。以便稽察備遺忘者。謂之年表。Chronique 法人著年表之最有名者。爲佛羅沙兒。Froissart

歷史中之所謂聖史者。即記宗敎事實之史也。

聖史分爲二種。曰記敎民之史。曰記敎會之史。

歷史中之所謂野史者。即記世俗人事之史也。

事實之以時代分次者。謂之時代史。其類有三。曰古代史。中代史。今代史。

古代史者。自太古以至四七六年東羅馬帝國傾覆之時之史也。

中代史者自四七六年以至一四五三年君士但丁羅布爲土耳其所攻破之時之史也。

今代史者自一四五三年以至於今日之史也。

歷史家必要之性質曰眞實事實之舛誤固不可也乃至時日亦不可舛誤爲歷史非荒唐之讕言也歷史家尤必要之性質曰仁德曰正義無所阿諛無所偏私爲歷史非希榮求合報怨逞憤之時文也無此等性質之歷史家其論議無道德其判斷無是非是專制國之所謂史臣史官也其文雖具何足觀乎何足觀乎

小說者。Roman 其所記之事不必徵實而描寫之與實事無異使讀之者有甚深之趣益甚高之理想而終不可不歸本於道德若賀納龍所著之退累馬克 Telémaque de Fénelon 沙頭不里昂所著之流血者記 Les martzr de Chateaubriand 皆小說之傑出者也。

小說中之所謂歷史小說者綴拾遺事而引伸變幻之英人司各脫 Walter Scott 最長此技。

諛言者。Conte 亦小說之類而特荒唐無稽惟小兒最樂讀之卑婁爾氏 Perrault 所著

護書最有名。

報章 nouvelle 之文所以記時事傳要聞其文以單簡明暢者爲優。

凡辯論 Oratoire 之文皆散文也。（記事等類有用詩詞者）

辯論或以口說。或以文載。

誠欲辯論之有功也。不可以無辯才 L'éloquence

辯才者以言語屈服感動他人之才也。辯才有自然生成者。有人爲養成者。

辯才與修辭學。Rhétorique 不同。辯才者心才之一分也。有辯才之人。或不知修辭學爲何物者。

修辭學者有一定之法例。所以指導辯論者使有成功也。

辯才之適用者有三類。曰演說 délibératif 曰辯護 Judiciaire 曰論證 Démonstratif.

演說者說明事理使衆易知。若政壇議院市廳及一般普通之演說是也。

辯護者或爲原告。或爲被告。於裁判所辯論一事之是非曲直是也。

論證者證明事理。以定毀譽褒貶之價值是也。

以上皆辯才適用之統觀也。分析言之。則宗教辯論者 L'éloquence Sacrée ou religieuse 亦論

證之一分。而宗教辯論又分五類。曰說教。Sermons 曰教戒。Homelies 曰教訓。Prone 曰教頌。Panegyriques 曰祭文。Oraison funèbre

說教者。教會大集會之論說。所以培養道德申明定則也。教戒者。即尋常之說教也。教訓者。即每七日集會之訓義。於每小法區說之。教頌者。即讚美聖德之詞也。祭文者。於人死時說之。以表示死者生平之性情及奉教之德行也。

此外又有學士會之辯論 L'eloquence academique 於有新入會者之時說之。或以讚美某某之藝術文學也。

學說者。Didactique 凡一切關於教科之文。皆是其體例。貴眞實而戒無用。貴簡潔而戒煩冗。若夫道德哲學科學美術等之書。皆此類也。

戲劇。Dramatique 之文。用詩歌者多。用散文者少。而亦常有用散文者。若法國著名之戲劇 Molière 及 Beaumarchais 之類是也。

戲劇之文分為三類。曰悲劇。Drame 曰狂劇。Comedie 曰小狂劇 Vandeville

書牘之文。Epistolaire 為用最廣。其文體如普通之說話。若遂兩涅 Sevigne 夫人之書牘。乃法蘭西國民中書牘之傑作也。

（未完）

青年思潮

數月以來辱承海內外惠稿者不勝其數敝報本欲一一揭載徒以未有門類故暫從闕如今特立此門將以次第擇尤刊登俾無負盛意海內外大雅君子如發有新理想新議論而欲相見于新學界中者尚祈寫以惠寄無任翹企再來稿登與不登原稿恕不檢還

學術變遷論

潮陽鄭浩撰

中國至今日憤於學術思想單狹孤陋。無不咎漢武罷黜百家所致。而間竊縱觀中外今古學術遞變分合之故。每有其自然流轉之機。論者徒摭拾衆議。不察其由。雖附和羣訴。無當也。萬物之理。無不由單簡而繁雜。由繁雜而統一。由統一而靜守。由靜守而腐敗。由腐敗而開放。由開放而精闢。遠而驗之石層古迹遞嬗之物類。近而察之國家部族進化之政體。小而考之一人一物始終遷變之氣機。大而求之陰陽造化推遷轉移之時節。舉莫不範圍斯義。升降出入於一圈之中而不能外。學術其一端也。

夫學術之始於單簡者何也。單簡時代分爲二類。一結繩類。一質行類。

結繩類者。由堯舜以前。上至洪荒是也。洪荒之世無學。於前何以有學。曰學者由人性。

而生也。人自初生。耳頗能聞。目頗能見。手足頗能運動。即已無日不在於學中。何者。人之性莫不具乎欲求自適之能力。無不具乎知其如何自適如何不自適之能力。無不具乎做效競勝他人之自適之能力。故自初生以來。凡身之所具者。舉有觸於前。莫不羨而學之。內以遂乎適宜之心。外以達乎勝物之願。唐虞以前。無書册而有學術。豈非學之本乎性天。範乎人事。而有不得不然之勢哉。然乃以人相師。以事相制。凡耳目聞見所不及。即智慮思想所不接。故其時習智開物。非無舟車宮室衣裳穀食諸制度。而舉犄畧具形。可以適於自治而止。此單簡之一類也。

質行類者。由唐虞以後。下至夏商是也。學校之制。始於有虞。至夏商而略備。此亦學術之彬彬盛哉。然而有夏則尚忠。有商則尚質。序射庠養。睹其禮而教寓乎中。學樂誦詩。習其器而化周乎內。百姓日用。範於一途。故其時有文字而無著述。非必才有不逮。乃亦敦篤之風。相沿爲習。學士大夫。但求行已無虧。已足盡乎學職。詩書禮樂。雖無不具體乎此。而樹古無花。枝條斬斬矣。此單簡之又一類也。

玆二類者。爲時最久。而一爲無文字之時代。一爲無著述之時代。雖其中不下幾百十

二

變。而約而言之。其爲孤單簡略。則同此學界之太古世也。

其所謂由單簡而繁雜者何也。法以積而大備。智以積而日周。蘊千萬年渾噩樸素之風。久而大發。亦自然之勢也。繁雜時代。分爲二類。一官學類。一師學類。

官學類者。由成周以後。至東遷以前是也。周公以多材多藝之躬。承歷聖創垂之後。兼三王。施四事。典章軌度。郁郁乎文。故易演伏羲。詩制雅頌。禮監二代。樂備九成。其所以開後世專家之祖者。無不掌於宗伯卜祝禮樂之官。他如漢志所言。司徒之官。則助人君順陰陽明敎化者也。史官則歷記成敗存亡。而關乎君人南面之術者也。羲和之官。則歷象日月。敬授民時者也。理官則信賞必罰。以輔禮飭法者也。禮官則正名位辨異同者也。又如宗廟之官之尙賢右鬼。行人之官之專對不辱。議官之兼綜條貫。農官之務本力田。稗官之邇言必察。學術之精意。無不分掌於周官之中。周公之世。或無繁雜之患。迨其後官守相傳。溝絕不通。各拘其迹而紛歧見矣。此繁雜之一類也。

師學類者。由春秋戰國至於漢初是也。古者士人之學。無不統於學校。用能風純道一。東周以降。學校既廢。諸才智聰達。無不思各明一義。以覺世。或本於性之所近。或囿於

素之所習。或沿於俗之所成。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有法家名家者流。有墨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農家者流。並數家者。雖純駁盛衰。固有不同。而無不分道揚鑣。各是其是。不相統渾。其大師巨子。所至風靡。從者盈其後車。王侯或乃擁篲。此繁雜類之極盛時也。 四

茲二類者。一爲集古時代。一爲自由時代。所處之時不同。其由官而師。則以天下之勢由治而亂。由合而分。王綱既弛。塗徑遂闢。才思所至。無所羈紲。用盡厥能。日懋新義。所謂思想自由。而人材盛者。我中國僅此數百年瓜分豆剖之世。見其一斑。此學界之中古世也。

其所謂由繁雜而統一者何也。四海分爭。必定於一。羣言淆亂。必衷於聖。天演之理。優者勝。劣者敗。物類有然。學類何不然。孔子生於春秋。上集羣聖。下法百王。固已具統一學力矣。而無其勢以行之。是以歷戰國。漢初。率未大顯。及高祖親祀太牢。武帝定以一尊。自是而孔氏大一統之勢成矣。其亦天時人事。有不得不然者乎。統一時代。分爲三類。一爲經學類。一爲理學類。一爲制藝類。

經學類者。自武帝以往至於隋唐是也。漢氏五經分爲十四博士。經師至止。學徒動以千數。利祿所誘。才傑悉入斯途。然乃局於訓詁。絕鮮遐思。孔氏大同之義湮焉。萃千餘年來之心靈思想。悉區於殘篇斷簡中。而欲其揣背古世之政俗。冀以彌合於遞嬗屢變之餘。夫是以士所誦說。率不周於用。強用之時乃誤國。刻舟求劍。固堪笑憫。此統一之一類也。

理學類者。則自趙宋以後。迄於有明是也。宋自徂徠泰山。已開講學塗徑。至濂洛而大暢斯旨。厥後南渡則有朱陸。有明則有王羅。登閾堂奧。遂分二門。然平心論之。學術一統以來。其可以脫千古之網羅。開絕新之知覺。從入之途。姚江爲最。陸王之不讀書。非眞不讀書也。彼乃嗤學者舍經書無生活。而既以靈妙之良知括之。遂不屑於區區之陳言故迹也。使以陽明生今之日。吾敢斷以新理想新政藝。陽明當先人好之也。惜哉陽明一派。盛於有明。至今日而鮮有問之者。空談之理學興。一變而且燃漢熖。其頑痼謬誤宜矣。此統一之又一類也。

制藝類者。則自有明以來。終於客歲是也。孔氏一統之教。自經學以至理學。推崇盡矣。

持世者以爲未足也。乃爲代聖立言之格。將範一世而無越思。功令所須。壯夫無不俯就。相習既久。庸濫彌以不堪。今者明鑑斯弊。諸頗知時務者能言之。無俟贅議。而獨惜塵腐之語。印於腦質者已久。今雖醒而思變。而率茲朽質。將以競勝於踔厲聽壯之族。吾見內弊日滋。外患日逼。未必非制藝之餘波屬階也。此又統一之二類也。

茲三類者。皆武帝以來之變態。合而言之。則經學理學制藝。各有統一之義。即各有靜守之義。亦即各有腐敗之義。分而言之。則由經學而理學。由統一而靜守也。由理學而制義。由靜守而腐敗也。此學界之近古世也。

六

其所謂由腐敗而變通。由變通而開放。由開放而精闢者何也。則自通商以來以至今日。而極於中國之前途是也。中國學諸學派。至此已有窮變通久之勢。予意即非文明輸入。而培根笛卡兒。亦必有出於中國。而爲之推陳出新者。况以我之竭。遇彼之盈乎。特我中國人。浸漬於古世文明一統之宗教政治者久。其根深。其源遠。其質靜淵博大。如巨石之未易運轉。夫是以遲遲至今日也。予意統一時代。雖臻於腐敗之極點而得。此靜質。以奔赴於二十世紀之前程。如巨石之一運轉。而不能遏抑。亦自然之勢也。故

中國至此非政府一二人所能維持亦非政府一二人所能阻抑兩學術之一大變遷且亦有古先聖哲所不及料者也此學界之現在世與未來世也

凡茲節次雖前後殊觀久速不一而氣機所至自然變遷如以爲出於偶湊則爲觀中西縮影事同符節也昔者歐洲教育之盛彰於希臘丁我春秋之世七賢迭興教科斯粹然七賢宗旨亦非同一其他可知此亦繁雜時代也前此學旨未有聞焉則必其單簡時代也及基督興十餘傳而東羅馬以國力行之自此遂駸駸入於統一時代矣統一時代雖足安靜一時而寺院教育極於腐敗遂一變而爲文學再興之世再變而爲思想自由之世數百年來所謂開放變通精闢諸時代又無不具焉由此觀之節次推移皆有一定如春之必夏夏之必秋秋之必冬雖遞交之時未能畫一而時序所屆皆可按期富其勢之所趨雖以暴君悍將之力而不能遏值夫時之未兆雖有賢哲去達之士而不能開其諸中西盛衰相越者乃西人統一之弊在束縛故其開放也早中人統一之弊在膚濫故其開放也遲後先之間升降斯殊執耳而要固非一人一事之力所能致矣

今議者不察。徒知以黜罷百家。重爲武帝詬病。豈知武帝當日亦有不得已於其中者。武帝之世。天下既一統矣。教旨不一。最礙敷治。擇優於孔。奚怪其然。顧乃意失其眞。諸經說理學制藝。襲其膚淺。不知變通。用滋流弊耳。若以今日之見責武帝。是猶責無懷葛天以不知宮室衣服。責堯舜周孔以不知地球恒星也。而世乃與始皇之燔燒屠殺同類其譏。何其瞀也。

民權之界說

邵陽李振鐸譔

二十世紀之世界。國國圖自立。人人圖自立。國何以能自立。以其民能自立也。民何以能自立。以民有自立權也。統計歷史。縱覽宇內。孰文明。孰野蠻。孰優勝。孰劣敗。靡不視民之有權無權。國之有民權無民權。爲因果矣。顧以近世泰西。雖淺識婦孺。下流社會。亦神明視爾香花祀之民權。而吾中國冠帶矜纓之倫。聞之。瞪目蹙額而不敢信，箝口結舌而不敢道。且云西國本無所謂民權。係中土譯者強立是名。不自欺欺人。自誤誤世而爲叢垢積辱之媒耶。然其狐疑狼顧。怙私見而蔑公理。務抑塞而畏昌明者。亦正有故。一則以民權與君權爲反對之極端。謂民權惟民主國可有。君主國不可有。泰西

諸國可有。中國不可有。若中國倡興民權。必將破壞君權。破壞君權之朝廷。而國亂愈甚。此一誤也。一則以各國君相被刺之案。習見不怪。秘密會社。縱橫輦轂。大抵以無君無政府爲目的。因謂西國慣用民權。致如是結果。爲中國萬不能行之證據。此又一悞也。有此種種謬誤。遂畏民權如洪水猛獸。謂民權爲非法不道。其所以畏之誣之。雖不免出於陰私忌嫉。皆係悞解民權故也。其所以悞解之原因。皆以不明民權之界限故也。今欲強中國綿華種。鼓舞力結群誼。非興民權不可。欲興民權。非先明民權之界限不可。君權有君權之界限。否則流於專制主義。民權有民權之界限。否則陷於暴烈舉動。

凡人稍有權利思想者。均能辨其分類。守其範圍。然吾特縷縷言民權。斷斷言民權之界限。何以故。凡世事之反動力。必視其原動力之程度爲比例差。近世各國民權日益發達。其高潮直侵湧我國學界。將見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外交上皆有民權之運動。然下之興起者甚力。上之鉗制者亦甚力。反動不已。其謀所以傾踣擺覆之者即無弗至。吾知政府將來傾踣民權。擺覆民黨。必以無君無政府爲其罪名。爲其讞案矣。且古之權奸逆閹。興大獄殺志士者。靡不深文羅織。加以莫須有之罪名。如漢鈎黨之獄。宋

元祐之變。明東林復社之禍。不過曰朋黨。曰怨望。曰訕謗。猶且藉此誅鋤。善類爲空。矧無君無政府之罪。較朋黨怨望訕謗十倍乎。故處茲時代。既不可不言民權。然言之不愼。未得利益。轉滋患害。唯有正其權限。明其界說。使彼無所藉口。不必繁徵博考。姑卽民權與君權之界限及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之界限。各各劃清。而後民權可昌言無忌焉。何爲民權與君權之界限也。國有君無民。不能成國。有君權無民權。亦不能成國民者國之原質。民權者君權之根基。非有民權。卽無君權也。自古民權弱者莫如波蘭印度。乃其國既墟。其君俘虜。未見無民權而君可常保。今之民權盛者莫如英德日本。乃其國發達。其君尊榮。未見有民權而君遂降黜。故西哲之解自由曰。凡人之自由權。以不侵人之自由權爲界。夫侵他人之權猶不可。況君權乎。君權以扶助個人擁護國魂爲方針。民權以組織政黨服從法律爲義務。不相爭乃相濟。不相妨乃相保。民權與君權之界限本如是也。何爲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之界限也。今日亟當決正之問題。莫若以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混合。日後朝野之爭。黨禍之起。必藉端於此。不知無君無政府黨。專以破壞爲主義。遇路易十四之君不自容。卽遇林肯麥荊來之主亦不兩

立若民權則以選舉參政爲依據遵守國法不踰尺寸即革命之舉亦爲民權之變局民黨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宗旨世愼勿謂民權爲紊亂秩序蹂躪和平之名詞以盧梭彌兒孟德斯鳩福澤諭吉爲亂黨之人物也論者謂民權之界限既明可有利益而無患害然中國憲法未立民權仍不可行豈知憲法之於民權猶堤之於水耶防水之泛濫而立堤斯防民權之泛濫而立憲法非先有憲法而後有民權也英國民權發達最蚤其憲法多由習慣謂之爲不成文之憲法其初何嘗皷皷言立憲法哉然憲法實限制權利之要典國有憲法而後民權之界限定君權之界限亦定中國欲用無弊之民權亦必自立憲法始矣